尤菴集 六

尤菴先生文集卷十四

疏劄

辭 寧陵遷葬誌文撰進疏 癸丑七月

伏以卽者禮曹郎官以 遷陵都監 啓辭傳諭
聖教俾臣撰進 新誌文字者臣竊伏念頃在己亥
之秋 殿下以臣嘗猥廁 先王殿陛之間 命以
誌文之製臣敢以薄陋之技冒昧承當 天地之大
日月之光不敢形容其萬一臣濫承 聖考不世之
恩遇而識淺才疎旣不能仰酬 聖志於前神荒文
拙又不能奉揚 聖德於後每一追思心腸若墜今
於 緬禮之舉復蒙茲 命新哀自激舊恨尤極況

臣年迫七十昏耗衰脫又非曩日之比其何能策勉
駑朽復蹈前轍哉且今高文偉筆自有當此任者而
顧乃委之於深山鹿豕之羣豈不傷損　朝家之事
面哉又臣自有翼秀疏以來竊伏聞物議歸罪於臣
身甚重故臣略陳惶恐之意於頃日史官之歸矣繼
又聞方外之疏遂上加之以大不忠之目臣實是
王法罔赦之罪人也只合歸身司敗以俟有司之處
斷況可握管行墨冒承　明命有若無罪者然哉伏
乞　聖明上念事體之重大俯察微臣之情勢　亟
收成命以授可堪之人不勝幸甚臣無任危怖祈懇
之至

復拜左議政辭免疏 癸丑八月

伏以臣猥承 德意撰進 誌文而曾又並受寫染之命臣仰認 聖慈諒臣褥蟻之願故使得以薄技自伸其微忱矣臣不量垂盡之筋力忍死登程行至圻輔界猝聞 新命出於千萬夢寐之外臣惶恐隕越又自恨螻蟻之誠不得自遂如上所云也盖此來實無一毫他意而今忽遭此大狼狽臣竊欲從此逃遁旋歸鄉里而仍竊自念 聖考衣履所藏之地終不得奉審而歸則臣雖滅死目宜難瞑矣臣故敢仍爲前進只以弘濟洞爲期而兼以仍俟 批下若聞鐫改之 命則謹當仍詣 闕下終自效於識琰之

役又因以一瞻 天顔又因以盡哀於 濬水之朝以不孤畢義願忠之初心矣不然則賤臣狷滯之心終有所難回者矣是臣重獲大戾於 聖考與 聖明矣微臣情事可謂慼矣臣不勝悲泣哀懇之至

更申前懇仍請 新陵立表石用地灰疏 癸丑八月

臣自聞 殿下復遭膝下之慼過於悲哀罔念 聖躬之傷損臣心神飛越不能自定心口自語以爲顧安得亟聞遞職之 命奔走上去得伸奉慰之情乎日夕凝佇幾於心目俱穿也玆伏承疏 批大失所圖臣之徊徨悶縮可勝說哉臣之此來竊以爲當此百僚敦事萬民赴功之日偃然退在心旣不敢安而

又念　聖慈諒臣畀衷俾得自效於執役之末臣銜
哀感　恩做裝前進而行謀忽阻情勢狼狽然伏在
新陵之側日聞事役之就緒則自與退在遠外者有
間矣今玆　聖批牖責丁寧有同慈母之教穉子臣
感泣無窮只思糜骨而第自恨微忱賤跡猶未蒙
聖明之矜察也臣之前後被人攻斥姑置不論只以
近事言之則張應一應旨之疏臣之罪名亦在其中
而應一旋被削職之罰今又論之以竄黜之律臣可
以此時其能安意而冒入乎臣竊以爲召之役而徃
役者自有其義而以職名應　命則終有所不敢者
故敢有前疏之懇而竊意其必蒙　財察矣今乃有

不然者是臣從前事　殿下無狀不能見信之致尚
復何言然今　批辭旣以　聖躬有疾爲教臣何忍
從此退歸乎故敢更竭微衷復瀆　宸聽倘或早蒙
遞改之　命則臣當星夜西馳以赴起居之班而因
側於都料之間矣臣竊不勝祈懇之至至於　誌文
則臣本昧雙鉤之法且有預差之人何至於煩費
聖慮乎臣仍有所獻焉昔程子嘗論山陵事而曰死
者無終極國家有廢興而人臣乃以廢興爲忌諱苟
循人情孤負往者所謂往者指先君也臣自少喜遊
歷觀前代陵墓村氓里庶雖或指言其處而略無可
據之跡雖略有其跡而又不知爲何王之所藏故雖

其功德有百世不可忘者而殘毁賤蔑極其傷心夫生爲一國之君死不如士大夫之墓爲後人之所識可勝歎哉臣不知墓表之制始於何時而孔子自篆延陵季子之墓則其爲百世以俟之法也無疑矣我太祖太宗二陵皆有神道之碑然字體纖促易至磨滅而又旣有國史則不必荐記 德行於碑版故其後遂寢而不復繼其意則善矣而惜乎其因無經遠之圖也臣竊伏念我 先王深仁至德巍巍煌煌雖千萬世之遠苟有血氣之類者誰或不尚其 陵寢哉然臣子罔極之情則豈可徒恃於後世之人而不自爲无窮之計哉伏願從今日爲始 命建表石大

書深刻以示後世則雖千萬世之久孰敢不尊奉哉
楚昭王夷狄之君也至李唐時其國人猶懷舊德而
識其丘墓况我 聖考之至德深仁乎臣又伏聞
國家山陵之制外搾宮之底只鋪錦褥一件而不築
以石灰臣竊不勝驚駭也孟子曰無使土親膚獨無
恔乎夫苹一國臣子之誠意以奉 君父之體魄而
庋或犯於使土親膚之戒豈可謂恔於心乎且不獨
土之親膚而已程子曰有土則有虫虫之侵骨甚可
畏也又以爲地有土獸故古人墓中置鐵以避之此
等說看來誠不覺體粟也朱子自葬其父極其心思
凡所以經遠之圖無所不至而其爲葬法必使築實

石灰於棺底二三尺如此則四旁上下豈不周完堅固得免於土氣虫獸之侵逼乎或云如此則地氣隔截其地雖吉而其應不效此則術家不經之言也夫古之帝王皆用石槨石槨之隔截地氣必倍於石灰而其福祿之盛非後世之可比也夫術家之說茫昧而必至之害甚切此豈可因循而不爲變通哉且朱子兼通地家之術其見於山陵議狀者詳矣而猶爲棺底築灰之法今之不用此法而信術人之說者何異於當日之信臺史而不用朱子議哉伏願 殿下更與廷臣商議而財處焉臣又伏聞 神穴之穿太長且廣夫陵墓所卜必占其岡端的處故無甚麤壯

若盡用恒定尺數則天成土肉幾盡鑿去而左右擁
護皆是客土安在其擇用吉地之意哉先儒雖不惑
於地家之說而猶必以水深土厚爲善且程子亦有
培壅之說苟或鑿破太多則其深厚培壅之理必有
所害矣又朱子於時君山陵想像其廣如池塘極用
憂歎而及爲士大夫葬制則深以狹小爲宜至使不
用外槨其意豈不深且遠哉然 本朝之制用物甚
多故自不得不爲寬廣矣夫禮文之意大備則防患
之道不足故朱子至不用明器伏願 殿下下詢廷
臣納 擴儀物務從減省如不可減省則其所盛石
函裁小其體無使 神穴破鑿太甚不勝幸甚臣於

己亥　初喪時不能早知而得效其愚每以爲恨故今敢冒陳至此罪當萬死惟　聖明財處焉臣不勝激切憂慮之至敢因祈免之章並昧死以　聞

辭　誌文書寫疏 癸丑八月

伏以臣於再昨祗受遞職之　命不量精力晨夜上來積傷之餘痢疾忽發臣猶不敢少息忍死行舟卽者卽到江岸殑殑欲絶無復神氣可以入城前旣淹留以致　誌石之役遷就今復如此罪戾增重伏乞聖慈諒臣病情之難强亟以寫染之役付之他手俾無不及之虞不勝幸甚臣無任屛營祈懇之至

待罪劄 癸丑八月

伏以臣以垂死殘喘觸熱作行及蒙遞職晨夜上來者無他只以寫　誌之事正急而不可緩也不幸疾作無計入謝而竊意此事一刻爲急而臣之差劇有不可預定故臣敢於昨日冒陳情勢矣當初　聖明若以臣爲善書而見　命則臣固不敢當矣其所以命之之意不出於此則臣亦仰認而忍死赴　朝者實以區區犬馬之忱捨是則無以自效也今者承此批諭實非微臣素心所在誠極隕越自悼事　君不誠以至於此媿汗沾衣罔知所處也惶恐待罪恭俟財處焉臣不勝危怖屏營之至

伸救楊州牧使鄭始大劄 癸丑八月

伏以臣卽見京畿監司書目則以楊州牧使鄭始大不爲出待於臣行至於罷黜臣不勝驚愕焉臣自湖西作行時只以私馬登途故不爲通告于列邑盖以幺麽行李不敢煩擾縣邑也至於自驪州上來時則非但不爲通告徑自山寺乘舟中江晨夜前進有同商賈維楫彼楊州官吏遠在三四十里之外者焉知臣行之過去與否也彼之不知實臣使然而當此責應煩劇之時使善治州官無故見罷臣實悚恧竊恐朝家不能察識伊時事情敢此冒陳伏乞 聖明垂諒焉

辭寫誌劄 癸丑八月

伏以臣今日不敢不奔走於事役之末故觸熱冒風扶曳上來而惟是寫染之事素所不慣兼且比來賤疾多端尤不能成様深恐致誤於 殿下必欲盡美之意矣今先寫 誌盖十九字以送都監伏乞 殿下取加睿覽而財捨之移授善手不勝幸甚

二劄 癸丑八月

伏以臣卽見都監畫送 誌石井間甚爲狹短臣目甚昏花其於細字尤不能成様試依其井間而寫之三字必占四間屢改屢試終不入其界限又臣昨日奉審 誌石則更無餘地可以稍展臣始不料其如此遽當是任而覺察又晩日期已迫事之狼狽無甚

於此臣決不敢代匠致誤 大事伏乞 亟命所司
改付他人不勝幸甚

寫 誌後退出郊外待罪劄 癸丑九月

伏以臣之前後蹤跡不待更瀆而 聖明旣已俯燭矣只緣祗事之 命猥勤故不顧人言冒昧膺副矣今則所事已竣兼且疾病侵淩凜然自危不得不退伏郊坰以俟溝 陵之期當此百僚奔遑之日不得與於事役之間而偃然就便負犯大矣惶恐待罪

因國舅論斥待罪疏 癸丑九月

伏以臣之情勢畧陳於前後疏章更不須陳瀆而臣在京祗役之日竊聞有一方外疏論臣之罪極其狼

藉託其道臣使之上　聞而道臣不受則將畏足上
來親自呈徹云其上來與否不可詳知而又未知其
所措語果如臣所聞否也此固當置之疑信之間而
傷弓之烏怕於曲木蒐餘之獸懾於虛彈此是事情
之當然者也臣始懼所事未畢之前其疏若入則公
私狼狽有不可言故日夕懍懍矣所事旣畢則不敢
留以待射如鵠在候矣是故蒼黃出伏而至今未有
所聞其虛實有難知者而人間萬事誠無所不有則
此後事實亦有難知者矣然臣何敢以此時便歸鄉
里只得祗伏　陵前以待　啓期之至矣昨者竊伏
聞府院君臣金佑明以臣建白　陵前表石爲非夫

表石之當否臣亦不敢知而 列聖三陵及北路諸陵皆有碑表則非今日所作偏者而臣子爲 君父爲萬世慮者無害於義則恐不可已故敢爲妄陳而幸蒙 採施矣今佑明以伏羲之墓爲言夫伏羲之墓果不知有表與否而孔子篆於季札之墓則墓表之設必有道矣且季札讓國之義與泰伯伯夷相埒則其名亦當百世不磨矣孔子猶篆其墓豈專爲傳不傳而爲之哉然人各有所見以此爲是非之端則固不害於各陳其意而乃曰賤臣所發之言人不得論議有同卿大夫出言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又以爲此乃臣之所言故羣臣不敢開口噫臣有何威勢

權力可以脅制羣臣士庶而至於如此耶審如是則
是隱然秦時趙高貌樣矣然趙高則其時羣臣猶有
言其非馬者然則臣之威勢有過於高者矣　聖明
之世何可容此可畏可怕之臣子也臣兢皇戰慄計
無所出亟欲歸身司敗以請滅死之誅而　輦轂之
下不敢齎邇臣之計可謂窮矣臣當初非不知火色
如此而不耐褥蟻微情匍匐上來遭此大僇復誰尤
焉臣以孤根弱植負犯至多故自尹善道以來至于
今日其獨疏論臣者不可勝數而至於槨世哲之疏
其聯名者至於千餘人之多則實近世之所無也臣
每以爲自古多口之甚未有如臣之者倘靡　聖慈之

矜覆則臣之家滅已久矣今乃以爲人不敢開口臣實未曉其意也至於閔業家事其說甚長不敢詳陳而臣於此實有罪焉則何敢不略擧其槩乎盖業之長子世益有狂易之疾嘗謂其父嘗欲殺己及業之死家人試欲加之以服則世益曰閔業是我不共天之大讐也我何爲而服其服耶此其狂易之尤甚者而不可以人理責之者也臣與其弟光益相親故聞其事而以爲世益旣無可奈何則其子愼之代服其喪不背於朱子明訓盖朱子嘗進劄於其君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無貴賤之殊嫡子當爲父後以承大宗之重而不能襲位以執喪則嫡孫繼統而

代之執喪義當然也其後朱子又得註疏中所說人君承國於祖者當服斬之證自以爲當初所言只以人情禮律言之後得此說然後方得無疑夫註疏之說固是專指人君之事者然朱子旣以人情禮律斷之以爲人君士庶人通行之訓則後人何敢不遵用乎此臣之所以言於閔家而閔家之斷然行之者也今佑明以爲無父臣則以爲代父而執祖之喪正所以有父也夫豈無父之道而朱子言之且佑明所謂祖喪未終而父死者子於葬前不敢卽代其衰者旣固有古說然此則當自爲一說矣朱子非不知有是說而其剳辭猶如此者於其間必有折衷財處之道

矣今何敢捨朱子正論而苟從他說乎其時臣又請閔家曰此變禮之大者而又人所罕見者必須呈於該曹以乞朝廷之處置而定爲一王之制然後可無後悔矣其家卽如臣言則該曹拒而不受其家終沒奈何矣旣而聞之則衆議譁然不惟攻臣而並與朱子而攻之人或謂臣曰子與閔家且當得罪臣竊歎以爲此實朱子之說言之者是我故其紛紛如此正朱子所謂今日紛紛本非爲程氏發但承望風旨覘其人所在而攻之者若尙談淸虛則並攻老子幸修齋戒則兼詆釋迦曾讀三經字說則攻王氏曾讀權書衡論則斥三蘇者也大槩其事得失實非閔家之所

自爲者而今乃使之不容於京裏而又將重究且以
爲神主旁題褫遷皆有所礙而不決云夫朱子劉中
踓但言服喪而無旁題褫遷之文然聖經有老而傳
之禮盖人年七十則血氣旣衰故傳家事於子孫凡
於喪祭不復與焉而子孫代以行事則祖與父生存
而子與孫代行喪祭者自古有之矣故朱子將傳其
先祀於其嫡孫而有告廟之文又答人祧遷之問曰
將來小孫奉祀則其勢亦當如此夫子孫之於祖父
猶以衰老而代其喪祭則況於狂易而獨不可以代
之乎其所謂有所礙而不決云者實有此事又臣語
閔家曰夫旣執喪則將不得不奉祀旣將奉祀則神

主旁題先世褫遷皆是一貫事然此是叙秩之大者須更稟該曹許而後行之可也其家以臣言爲然故訖不敢專輒此爲今日執言之地也前後曲折不過如此佑明於此意有不可則當直請臣罪可矣何故爲此藏頭之說使閔家替受重究耶豈亦於臣因以證成人莫敢矯其非之意耶抑以爲治其末則本自在其中耶是未可知也至於今日士夫奪人家舍臣亦有此犯臣之家累隨處猥多亦有若干問字者相從故臣在京在郊頗有所占而致有人言佑明之上達不亦宜乎然竊恠夫不爲入題而明言使臣益重其使人不敢言之罪也臣於此尤不勝惶恐也大抵

一番出來遭此詆訶臣之蹤跡原自不安而於此益
不知所處義當旣去而復來以盡私義於　廢陵之
日故臣㑀裝將行矣昨朝承旨又溥　聖敎不翅勤
懇故臣不忍便決復此低徊抑無乃人之見之者以
臣將爲再入以誤公私者耶臣之皇媿於此益切臣
之前後負犯如此其大終不可倖免伏乞　聖慈亟
令有司議處臣罪以息流議不勝幸甚

二疏癸丑九月

伏以臣伏承疏　批開諭勤至且令臣從速入來臣
誠惶感固當承奉之不暇而第臣竊伏惟念閔家變
禮雖係人倫而人或可以聚訟見謗家舍之事雖犯

禁令而臣或可以不知自恕至於使人不敢開口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之罪則雖以 殿下之哀愍臣身而亦不能全赦矣噫此何等罪名耶此實秉權勢作威福將以凶于國于家者之事也凡在朝紳之列者皆欲逐之之亟不翅如鷹鸇之於鳥雀也而訖未有所聞則人之議之者必以爲此眞有秉權勢作威福之實者故如是云爾此臣之所以心膽若墜非惟不敢進而不得不復以自列者也且伏念國舅將欲責人之無父無子則豈不知禮法之不可犯而乃不顧私忌之有式暇而汲汲請對亟發臣罪而首以此爲言者豈不以臣之所爲實有危機交急之勢而不

可一日少緩者耶臣於此愈益惶惑而不知所出者也臣自時事大變以來每因勝國之事而有不勝寒心者盖勝國之時君弱臣强至有行讒作勢於燕山者此雖時君前有讒而不知後有賊而不見以至於此而其時臣下之罪則豈可擢髮而勝誅者哉日者臣强之說忽出於萬里之外而權不在上之言繼發於相臣之疏則大小懔懔以爲誰其爲當此者也今臣所被之言實與彼相同而稍換其名者也豈料臣前日所以爲人代怖者乃在於臣也況且閔家之事殿下雖欲爲之脫臣而其實有不然者請復陳其曲折昔年有一儒生具時經者從臣於鄉里問以京裏

有崔姓人有廢疾者其父死則將如之何臣口誦朱子劄以答之矣及其還京與其友高晦言及而及閔家遭喪之日高晦至其家以嘗所聞於具時經者援臣而問於進善臣朴世采世采亦以爲然遂送朱子劄以示之則閔家遂依其說而行之然後猶有所不敢自信亟以書問之於臣臣之所答蓋如前疏所陳矣然則此事始終皆臣之所爲也閔家未勘罪之前即臣亦在未勘之中而又竊聞朴世采亦陳疏待罪臣自是此罪之魁矣復何敢肆然而冒近 威顔乎臣竊聞筵臣於 榻前以爲閔家事自朝廷不必查處而 聖明以爲事係人倫不可置之云臣竊歎

聖學之高明出尋常萬萬也夫人君之職不過叙秩
命討而舜之命契者亦惟此而已於此有一毫不明
則國不可以爲國矣此人人之所可知者豈筵臣罪
禍將至故先奪其魄而不覺其失言歟何其與平日
見識相反歟且此事因臣而果有所戮敗則臣之先
服其罪此事理之至明者而筵臣之言又若爲臣而
寢沮其事以掩覆臣罪者然此固不能使人無疑者
也而　殿下又欲脫臣於罪雖感　聖慈哀憐賤臣
之恩意而臣顧義畏法終有所不敢承者也又臣本
以老病垂死之身輾轉旅寓已浹三箇月矣宿病轉
劇吟呻痛楚惟恐未及　啓陵而溘先朝露雖無罪

名亦無筋力可以匍匐詣 闕則臣於此又重以違
命之罪矣伏乞 聖明並治臣前後負犯以安私分
焉又臣昨伏見戶曹所被 批辭則臣所辭月廩復
令輸給臣旣在待罪之中而前頭死生去就有不可
知則冒受 恩例義亦有所不敢者伏乞 並許臣
辭免則臣得以安意祗伏矣此又 聖恩所以燾覆
者也臣不勝惶恐猥越之至
疏成忽聞去夜臺諫論 啓國舅云臣尤不勝驚
愕失措也臣所處是 先陵咫尺之地任事內外
官皆已聚集則此亦一朝廷也臣不敢仍伏此地
故稍移上游擬於啓 陵之日冒昧復來逶伸私

情而竊恐人因以臣爲遂歸鄉里者故敢此仰陳

自 新陵辭歸時疏癸丑十月

伏以臣以此蹤跡得蒙 聖恩猥隨諸臣之後少伸窮天之慟今雖夕死萬無所恨矣惟是 舊陵神穴極其安寧雖是二氣效順百神湊祥之致而亦豈非聖孝篤至靈應自臻而然耶第念朱子再遷父墳而至於山陵則有驚動之戒豈帝王家事體與凡人自別者耶當初啓土尺許之後已審 隧內之無故而任事諸臣恐懼於罔極之人言仍爲改封之議終不敢出焉 新陵之吉雖自昔所稱而亦豈若仍 安於已安之地哉臣之愚見已竭於庚子獻議之日而

遭被諸大臣防塞未蒙　施行至於今日則蹤迹之危不翅集木而又獲重罪於國舅故䰟奪身靑不敢出片辭於其間臣之孤負　先王之罪萬死難贖矣惟是旣往勿說惟祈從今頓言永息　聖考衣冠萬世寧歬垂佑無疆而已抑臣於表石一欵有所未安也　殿下於諫院之批旣以如此不言爲非國家之福國舅之言卽斥臣之言而表石之事亦在其中矣然而尚未聞停止勿用之　命是　殿下之心實以此爲非而强以行之也恐非誠信勿悔之道也伏乞聖明更詢於廷臣詳審其可否而决其行罷然後理得而名正矣幸望　勿復依違苟且以來人言也抑

臣又有所未喩於　聖明之意也　聖明於臣前後
慰諭不翅懇惻臣之銜　恩感激糜粉何補恐報然竊
想　聖意以臣之所爲有害於國者故其　答諫院
之批如此其嚴　聖意果爾如此則亦當詳言明教
使愚迷之性有所開悟而使之自處是實　天地覆
燾之心也今則不然一邊以不論臣爲非國家之福
而一邊以臣爲若無罪者然至欲以進臣而　面諭
焉愚臣之疑惑滋甚焉臣又竊聞　聖明以金萬重
之攻斥相臣爲有待而發外間喧傳以爲萬重所待
者即臣也噫萬重雖至愚豈不知臣之今日蹤跡自
救不暇而猶有待於臣哉　聖教所指果在於臣則

是不惟 聖明不諒臣之情迹而亦 不察萬重之
爲人也日前 殿下每以君臣之間貴相知心爲教
矣豈料今日不蒙 聖明之知乃至此耶臣更無顔
面冒近 天威此臣所以低徊前却而終不敢進者
也抑臣之所大恨者竊聞世子學問日進德性月就
亟欲一番瞻望歸死丘壑而此心永孤更無其日此
實耿耿於心而不能瞑目者也臣哭辭 新陵哀隕
罔極永隔 天陛心事茫然敢進一疏以待違 命
之罪伏乞 殿下財處焉臣無任憯惶隕越之至

辭賞典疏 癸丑十月

負罪臣宋時烈云云伏以臣席藁待罪之中竊伏聞

釁孽微蹤濫側諸臣之列混蒙遷 陵恩例臣竊不勝驚愧隕越之至臣猥以薄技略效召役往役之義則只與庶人負土運石者無異而其事役尠微尤有加焉初無勞勩可償之實而況今罪犯未勘物論方騰正以此時蒙被 隆典不亦顚謬之甚乎伏乞
聖明亟賜反汗以安微分不勝幸甚臣無任兢惕祈懇之至

詳陳 舊陵享實申辭 賞典疏 甲寅正月

伏以臣一陳妄言萬死無惜只是 恩例猥加義所難冒故略伸危悃冀蒙 矜許而隕越之心有倍於前矣伏蒙 聖批溫柔復與前事而開諭眞是生死

而肉骨矣幷念前冬 遣醫看病之恩感涕自零誠不知措躬之地矣第臣負犯旣重只合緘口結舌羞愧以死而 聖慈旣已布誠心以牖微臣臣何敢終始寢默以負我 聖德乎盖惟 舊陵變故粤自庚子之歲而只牽補架漏以至十四年之久者豈不以外面雖或如此而內面石灰之堅固可以萬萬無虞也朱子論石灰之功曰歲久結而爲金石夫旣如金石則縫罅所漏何足爲患及其開深尺許之後則堅强完固果如朱子之說而仍猶不停功役以稟 聖明任事諸臣之意固必有所在而如臣無狀畏顧人言亦且拱手默視而已則臣之罪顧不大歟噫 殿

下旣以語犯　梓宮譴責廷臣固知　聖孝出常所以嚴敬之心無所不至而然也然則臣亦不敢正言開　陵時事狀而第嘗見程子所論昭陵之疏曰使仁宗遺骨聖體碎於巨石之下夫程子大賢也非不知嚴敬君父而猶且云云者豈不以臣子迫切之心顧有所不忍不直言者耶今臣亦且以當時迫切之心略陳其一二而以暴前疏所以不覺犯諱之實也蓋於九月廿九日臣以蹤跡之不安不敢入與於始役之時及至其夕近侍之臣傳諭　聖意故其翌日曉頭冒至　陵前亟問於摠護使臣金壽興曰昨日始役時土色如何壽興曰裳石下當鑄處則有水漏

之跡而開至尺許則乾燥堅固矣臣遂入臨則方開退壙而絶無他故但見氣出如蒸矣及其退壙撤去之後役夫向 玄宮施功則所用石灰尤極堅凝斧斤相激有時生火當其時臣心之崩隕驚慟實如斧斤落胸加腹矣若使 殿下親臨則未知當有何指揮也噫臣之於 聖考不避水火誠如 聖教而臣顧乃不請於護臣走稟於 殿下臣之罪顧不大歟昔程子於昭陵時其官甚微而猶極言於韓琦又言於富弼又爲富弼製疏勸上及弼畏忌人言終不敢上則又以弼爲忠孝罪人今臣豈不與程子之意悖謬而永爲忠孝罪人耶小臣前疏之自訟只出於此

小無指斥 乘輿之事亦無一毫風水之說矣設令
臣妄謂 殿下動於風水之說以朱子山陵之議見
之則有曰取通曉地理之人擇一最吉之處以奉神
靈萬世之安又曰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遺體
得安於內則宗社生靈皆蒙福於外矣今日事雖使
殿下實以風水說有此 遷奉足見 殿下之誠孝
而未見其爲 聖德之累也豈臣意不該貫辭不別
白以激 聖心耶臣反覆思惟豈以賤臣之所慨惜
在於 內向之安穩而 殿下之所驚憂在於 外
向之疎漏故有此相疑而未蒙 舒究耶若然則無
惑乎 聖教之如是也其餘 聖批所諭不敢枚擧

自明而惟是以臣言爲出於不平則尤不勝皇恐驚隕求死不得者也夫臣子之於君父雖死戮加身猶且甘心引伏如就樂土况　殿下之於臣身其慈恤恩顧終始如何噫臣爲臣無狀前後所受人言皆是滅身湛族之罪名而　聖明每賜矜覆且加慰諭臣之得保首領皆　殿下罔極之仁恩也今雖有寃枉誅戮亦且含笑戴　恩無所怨懟况在今日　殿下於臣無一毫不平之事臣雖病風喪心何敢無端而遽生是心哉或無乃臣性氣麤暴其發於言者無有溫厚和平之氣以致　聖明之疑惡耶　殿下若記得前後加恩於臣者如天地父母之仁則亦知臣之

常思效死不敢有他之誠矣 殿下若於此試加諒察則其他批辭皆不待臣之辨明而自明故不復云云也至於今日 恩例則以臣微賤有事於 陵寢之役榮幸無比而視諸臣奔走供奉之勞則奚翅萬萬相懸乎冒昧祈免實出誠心而未蒙 反汗是眞古語所謂讓不失始利而徒得美名者也臣尤切惶愧焉伏乞 聖明俯諒臣心許臣所請而上項所陳舊陵之事如復悖謬涉於誣罔則乞 賜重究以明國家之刑章不勝幸甚

赴 國哀中路病滯陳慰疏 甲寅三月仁宣大妃昇遐時

伏以皇天不吊臣民無祿我 慈聖王大妃殿下奄

棄四方之養凡在率土普深恫切矧茲賤臣叅戴
恩滋垂三十年哀隕之私何可限極況復　聖候平
復之日未久而朝夕　嘗藥之餘遭此窮天之慟竊
伏念　攀號之痛深墨之容有難以名狀者矣臣心
之悶迫煼煎又何可勝言哉臣越自前冬大病嬰身
沉痛四箇月而殘喘垂盡且在陳疏待罪之中則有
不敢冒進者而心情所激不敢少淹忍死發行將以
赴臨　殯殿仍爲奉慰　嚴廬之下以少伸臣子之
義矣適於曠野無人之地猝遇大風雨渾身沾濡寒
疾大作仍以舊病并劇甫及近畿委頓路傍調治累
日轉加危苦進退路窮將爲羈鬼北望　宸極只自

歛泣而已臣不量筋力徼幸動作顚沛至此區區螻蟻之忱將復奚爲只願 殿下深念以毁傷孝之戒以副 宗社生靈之望則臣雖溘死永無所恨臣竊不勝千萬泣祝之至

尤菴先生文集卷十五

疏箚

辭　崇陵誌文撰進疏 甲寅九月 當宁初服

待罪臣宋時烈云云伏以恭惟我　大行大王聖德純茂惠澤溥遍億兆願戴普切岡陵之祝矣夫何上天不仁遽斬　遐齡慟纏率土含生奔號矧臣受恩最深圖報蔑由悲慕窮天只思褥蟻而已玆我主上殿下繼照追孝思顯德美命臣以　幽宮之誌臣老病垂死神思衰落不足以形容萬一而兼且爲臣不忠獲戾　先朝祇伏近畿久俟　嚴誅而有司因循未及照斷其在今日豈可無端　赦宥遽有任

使臣亦何敢幸於苟免而冒昧承 命以累 初服清明之政哉伏乞 聖明俯垂鑑照明賜財處焉臣迫於 嚴召敢此瀆擾於 深嚴不言之中臣罪尤大臣不勝兢皇危怖之至

二疏甲寅九月

待罪臣宋時烈云云伏以 殿下於哀疚罔極之中前後諭音俱極惻怛臣非木石何忍不即承膺哉顧臣有大不忍者臣身負罔赦之罪待 命於 先朝冀與諸臣同被譴罰矣今日月幾何而遽自異於疇昔則是謂 先王已爲無能也無能二字出禮經謂父母死不能更有知識也臣雖無狀何忍爲此此臣所以每蒙 聖諭輒追

前事而校血者也且以曩日諸臣之得罪其源皆出於臣故 先王之罪諸臣也臣之罪狀屢出於 傳教備忘之中而特不舉姓名而已今諸臣竄謫之外在囚未勘者尚多彼諸臣者是罪之枝葉也臣是罪之根本也 先王日月之明豈欲只治枝葉而不治其根本哉顧將有待而未及也今臣謂 先王不復根治而便自謂無罪是不亦負 先王而無忌憚者乎雖以 殿下言之當此 攀號之時豈忍遽變先王之末命乎以故今玆大霈被罪諸臣皆未係出議而獨於臣非惟不罪乃反有 收召任使之恩此臣不但心有所不忍義亦有所不敢承者也凡此所

陳實出肺肝伏乞 聖明俯賜鑑照焉臣不勝血泣祈懇之至

三疏 甲寅九月

待罪臣宋時烈云云伏以臣迫於 嚴命不敢一向退伏不顧罪戾之輕重不計疾病之淺深登時就道而症情頗劇道途濡滯三息之程四日而僅抵江岸冒赴蹤跡益深皇隕而兼有遲慢之罪伏乞 聖明俯賜矜諒 亟收成命仍治臣罪以明邦憲以安微分不勝幸甚臣無任兢惶祈懇之至

陳病待罪疏 甲寅九月

待罪臣宋時烈云云伏以臣伏承疏 批有從速入

來之教臣之罪犯姑置勿論而臣越自初秋重感暑濕瀉死者數凉生之後繼以氣瘧寒熱日作發汗無數自數日來又有泄痢之症昨於風寒觸冒添劇脹痛暴下無少間斷非但氣力危惙無計起動兼以臭汚穢惡不敢近於 清嚴之下玆未得趂即承 命惶恐震灼祗俟違慢之罪伏乞 聖明俯賜財處焉臣無任隕越屏營之至

擬疏 甲寅九月 ○因郭世楗疏倉責退歸未果上

伏以臣疾病彌留日漸危徙違遹 召命已多日矣臣晨夕兢惶措身無地而又竊伏念臣之負犯終不可赦思欲略陳其顛末而 聖明方在皇皇望之

中則旣有所不敢冒煩者而且事在 先朝欲語而
先咽則又有不能詳言故泯默祗伏而已今竊伏聞
儀曹多官昨已勘斷賤臣之罪固當次第照議而至
今數日未有聞焉豈 聖明憐臣老病不欲加以刑
章哉抑臣之罪狀未經 睿照而然歟臣不敢幸於
苟免而終不陳其梗槩矣伏乞 聖明垂察而財處
焉今日之事其源實出於己亥 大喪之日其時論
議雖甚多端然不過嫡庶二字之辨而已臣之愚見
則以爲古人謂武王聖庶奪嫡盖以武王有聖德而
是文王之次子也武王之母實惟太姒則武王實所
謂嫡妻所生而猶謂之庶者所以别於長子伯邑考

也庶非賤稱乃衆子之義何謂奪嫡嫡是第一長子之稱而武王以衆子而有其位故謂之奪嫡也旣有其位則適統在此而其長子則爲絕統也以是而擬之於今日則我　仁廟是文王也昭顯是伯邑考也我　孝廟是武王也武王旣爲庶而禮有庶子承重者其父不得爲三年之文兼且　國典亦有長子衆子同爲期之文故其時大臣禮官以臣之說而定爲大王大妃期年之服其所謂期者非長子期也乃衆子期也當日之期旣是衆子期故去春　大王大妃於王大妃因爲衆婦大功之服前後服制之爲期爲大功直是一串貫下者也夫擬　孝廟於武王而謂

之庶子者是臣也則今日之困是而謂　王大妃爲
衆婦豈禮官之罪哉又所謂體而不正者是庶子之
註釋故臣於庚子之議言之狼藉而不知忌諱矣今
者大臣以是爲　啓而因此獲譴則此亦豈大臣之
罪哉臣之前疏所謂諸臣之罪枝葉也賤臣之罪本
根云者斯誠實語而非誣也是故　先王之罪大臣
也一則曰附託之論二則曰忘　先王而附他論夫
其附託者固有罪矣爲其所附託者獨無罪乎至於
薄於君而厚於何地之　敎則其罪狀之意尤嚴且
明矣以　先王之明其所以發於辭令者如此則其
在　殿下繼述之道亦豈當置而不問哉目今　聖

明臨御凡所施措動合理致萬物咸覩期見 德化之日臻而今於此事臣獨網漏則豈不以刑章之紊大見疑於聽聞哉伏乞 聖明亟令有司議臣之罪以正邦憲以安臣心不勝幸甚臣無任激切祈懇之至

引咎請 收召命疏 庚申十月

伏以臣負覆載難容之罪荷天地罔極之 恩今玆別諭又可以泣鬼神而感豚魚矣人皆謂程叔子自涪赦還卽供西監之職矧今 新命尤不可不謝臣竊以爲程叔子所坐不過黨錮而已自古及今人臣罪名復有如臣者耶其何敢援引前昔舉顔於人類

耶且竊伏念論臣之罪者殆遍一國其所以街談巷說偶語族議者其在今日雖或少已而其中則必皆有忿懟不平之心矣此則雖以 殿下之神聖竊恐不能使之融和也以故 聖上之恩慈愈隆而微臣之隕越愈深臣之情勢生不如死矣臣之今日之來只欲一赴近郊陳此危衷然後退死丘壑以終 聖主全活之深仁而已伏乞 聖明俯諒孤忱 特收收召之命以全始終之恩不勝幸甚

乞歸救子病疏 庚申十月

伏以臣迫於 嚴命祇承姑退葬期之 教退定若而日而冒昧少淹爲待罪 輦下之計矣即聞臣之

子隨喪來到水原地疾病危篤大槩渠有宿病勉强作行而又以葬期之遷就久爲露處以致如此此則由臣不慈而至此也古之人子於其父母有方寸亂矣之言父之於子亦何以異焉臣舐犢之情驚散隕墜敢冒萬死乞暇下去以爲及時救療之計伏乞
聖慈諒臣至情　特許歸不勝幸甚臣固知子孫之病無乞暇之例而臣實心神驚惑有此妄作以陷萬死之罪更乞　聖明並賜矜察焉臣無任危怖戰慄之至

出郊時陳情疏 庚申十月

伏以臣之蹤跡萬分不安只緣　恩諭丁寧如父教

子臣感激隕越不敢遽退矣昨者臣竊伏見外方狀本及臺臣啓辭則其所被論之人皆是昔日議臣之罪者大抵臣之罪名斷爲逆魁而又以逢執朝權添入於原案之外矣今臣適在京邸而論議之方生如此此後論臣之罪者不但謂逢執而已臣驚懼愕眙渾身皆青五情如沸誠不知所措之地也臣千慮百思逃遁出去之外更無餘策第今 內殿靡寧中外憂虞臣子情理何敢遠去謹當祗伏郊畿以俟 內候之快復爾惟是 聖恩隆重孤負至此罪合萬死

進慰仍待罪陳情劄 庚申十一月 仁敬王后昇遐時

伏以臣民無祿 坤儀告闕嗚呼 此人此德世不

常有 殿下之悲疚哀傷寧有極哉雖然情性之用
貴於得中伏乞 殿下毋過於悼念以損天和上以
慰 慈殿之心下以副臣民之望焉垂死老臣不勝
俯伏泣禱之至臣命道險釁適膺 恩召遭此 大
慼俯仰今昔只恨老而不死也抑臣復有萬死難赦
之罪焉夫有問不答於敵以下尚有所不敢況於
君父之命乎臣比於禮訟猥承 下詢不啻屢矣而
臣懲前毖後震來虩虩終不敢仰對至於承宣復以
特旨催督而臣死不敢容喙臣之負犯罔有加焉然
而有司不何問臺臣不舉劾臣竊惟焉伏望 亟令
推治以明刑章焉且臣別有所萬萬不敢安者朝廷

方以造言之律勘治大臣而臣亦有造虛言誣賢相
之罪事雖有小大而其用心造意之機則無異也臣
昨於都堂逢着其遺胤竊欲於公餘私叙先契因明
當日實狀而臣愧恧先發面頸俱赬囁嚅而終不能
焉臣之觸處無顔舉此可知也況於今日疇昔罪臣
之人次第被論臣於此時何敢安心偃息於　輦轂
之下以重其罪累哉且臣常竊有自悼者焉昔貫高
漢之賤末陪臣也趙獄既勘雖蒙高帝寬赦而猶自
以爲人臣既有逆名則不可以生焉而終絶其命曩
日之謂臣與有湏同謀而指日舉事云者其與拍人
事奚異哉既負此不忍聞之罪名則不暇以虛實自

諉而臣無勇無拳不能辦貫高之所能是臣之日夜所自悼而隕心者也臣固知 殿下於前歲活臣之時已察臣之無他而至於今年則前後 教諭無非春噓物茁之德音也若其 榻前親賜溫言藹然薰然如父撫子臣雖無狀豈敢以爲 聖明不察臣之孤衷哉此則萬萬有不然者矣臣之多少難安之勢如右所陳不敢不退伏畿甸以俟 因山之畢矣若於其間有以 喪事召之役則臣敢不奔走祗供以修臣子之職分哉臣之危衷無所控訴略陳於 聖明之前不勝惶恐隕越之至

臣自赴臨以來連在 殯宮之下今此劄本不敢

直達請於喉司使之易紙以進並乞　睿察

辭　翼陵誌文撰進劄 庚申十一月

伏以臣昨承　大行王妃誌文撰述之　命臣自知才力膚淺神思衰落不足以形容　壼彝之萬一而第惟賤臣遜　徃之道捨此則無以效其微誠故力疾就道以爲趍時承　命之計矣忽於道上墮致墮傷骨節疼痼殆不省事而惟違慢是懼扶舁前進至於江上則疾勢轉就更難自力伏在村舍閉戶調治復爲平人計不可以時月期而撰述之役正急伏乞聖慈諒此事情移授可堪之人俾臣得以安意醫藥以便公私不勝幸甚

二劄 庚申十一月

伏以臣墮傷處青赤成暈疼痛漸劇如不免瘀血成膿則將至於死生關頭縱不如此計非時月可瘳而所差　誌文之役有不可等待者矣臣猥蒙調治之命已過數日而尚不得前進日夕惶隕措躬無地伏乞　聖明俯察公私事情亟以　誌文之撰移授他人俾臣亦得以安意調治以尋生路不勝幸甚

至城外待罪劄 庚申十一月

伏以臣三蒙　嚴召惶隕罔措顧臣疾病之外亦不無難安之迹而不敢復申辭免忍死上來僅至城外則不但痛楚增加蹣跚匍匐目今拘忌之疾處處徧

滿臣所經歷不免干涉以故不敢祗赴 闕庭冒謝
恩命禮闕情阻死有餘犯臣不勝惶恐待罪之至

誌文撰進劄 庚申十二月

伏以臣衰老疾病神思消落其於文字小技亦不成
貌樣只緣 大行王妃卽遠有期 命臣以 幽誌
之撰當此百僚奔遑各執其役之時雖掌土掌木之
事亦不敢以老病辭況此筆硯之役哉第臣昏耗之
狀如上所陳故控辭三次終未得免謹已牽强草定
繕寫投進焉第惟我 大行王妃淑德懿行非臣筆
端所可形容掛一漏萬如畫大化伏乞 俯賜睿覽
如不堪用 更命詞臣別爲撰進俾遂 往大事無

有所憾不勝幸甚

臣竊伏惟臣所撰文字中其事實於 内降原錄

撰多十之二三蓋臣嘗受學於 聖妃高祖文元

公金長生而故文忠公臣張維視臣爲同門生臣

得以服習於二家子弟獲知人之所不及知者矣

其曰 仁宣王后云云者是臣所聞於文忠公胤

子判書臣善澂者也其曰術人云云者所謂術人

卽文元公胤子判府事臣集之側出子叅奉益煉

也其所言則槃與益兼窆葬時臣所親聞者也甲

寅以後云云者出於逆賊鄭元老等爰辭者也其

餘 原錄外些少事爲皆臣平日所聞於金氏家

子弟者也臣不敢妄爲無徵之語以犯不韙之罪也又竊伏念　原録主於省約而今臣所撰緐而不殺蓋王言宜簡而臣下贊揚不厭其詳也並乞
睿察

乞往西山先墓劄 庚申十二月

伏以臣猥進　誌文草本伏蒙　聖明俯賜印可臣之職事旣已粗了而臣疾病沉綿死期日迫　聖慈雖許退歸臣已無自力行遠之望矣臣祖墓在京城西北數十里地臣就此跧伏則雖一朝溘然亦可因埋其處其事甚便兼且臣比六七年不得省掃聞其松檟頹缺兆域圮毁惕然于中寢食靡寧今欲亟往

看審伏乞　聖慈並垂矜察焉

陳情乞歸仍辭食物劄 庚申十二月

伏以臣之情勢𪪺危已悉於前後疏章賤疾之危私情之切又陳於昨日劄辭矣盖臣本欲遲徊數月以待　因山之畢非敢有遽歸鄉里之意矣臣昨蒙別諭則　辭旨太隆稱謂過當若將處以賓師之位者然此豈賤臣之一毫所敢當者哉非所敢當而當之則非但鬼神殛之物情駭惟中外喧傳其爲　聖世之累庸有極哉臣自蒙此　教逼宵不寐繞壁彷徨至於汗流浹背如負大累决意逃遁不敢少淹也噫自有君臣以來受君父之恩遇者豈有如賤臣者

哉臣若有一毫圖報之才力而敢生自便偷安之意
則臣雖無狀亦是秉彜中之一物何敢如此何敢如
此上天孔昭實鑑此心矣且臣於鄭載嵩事亦有所
追思自訟者盖於頃者 殿下使臣講說西銘臣以
民吾同胞之意反覆誦歎矣及其逢着載嵩而不能
言其所欲言則是豈同胞之意哉自古及今既以陰
陽氷炭自分彼此者已甚可恨而今又於一堂之中
復有物我有同秦越其於同胞之道豈不舛哉臣才
以此告於 威顏而自不能體此此非但侮聖言亦
所以誣 殿下也區區此心不覺其發於乞歸之章
矣不料因此輾轉載嵩之杜門不仕已涉兩月此實

臣之罪也今臣若不辭退無以謝載蒿之心而終無出仕之日矣伏乞 聖明並此矜察焉
劄本旣成竊伏聞 聖慈念臣旅瑣加 賜稍食當此天怒民窮之日臣之得免爲罄罷己是 聖恩之罔極而賤分之踰涯者職事之日埤古之人猶有竊歎者況此匪頒之 恩哉臣於此尤有所蹙縮踧踖者然則 聖眷所以留臣者乃所以逐臣也並乞 俯諒而反汗焉臣無任祈懇之至

辭庖廩劄 庚申十二月

伏以臣徑出 國門待罪路傍疾病沉綿朝暮垂盡玆者戸部輸送米饌各以 聖教所謂庖廩夫庖廩

二字原其出處極有所不敢當者且臣竊伏惟念
聖教之意則是使臣領受於在京之日矣今臣旣出
國門則便是在野之臣矣在野而受　國家稍食眞
古聖所不敢者也且臣竊念目今民窮財竭又値
新陵糜費之日一錢尺布正當愛惜而顧乃費用於
不當用之處在　聖明爲虛授在微臣爲虛受臣雖
無狀不敢犯古人之深戒仰貽　淸朝之累也　聖
明如欲終施恤儀則姑待臣病差還　朝朝不食夕
不食飢餓不能出戶然後命　攸司輸給則臣不敢
復辭矣然見今飢餓不能出戶者遍滿八路臣豈敢
安於獨被　恩賜哉並乞　諒察焉

因鄭載嵩遞職乞收召命劄 庚申十二月

伏以臣疾勢因循久違 恩召日夕惶恐如負大何玆者忽聞兵曹判書臣鄭載嵩竟遞其職微臣之故何以至此臣是草莽賤蹤彼則喬木世臣纔受重任方奮其庸 聖主之所委責朝廷之所庇倚今忽辭位就閑彼雖心弘量宏略人細故物情想有所不平於臣者臣徒誤 寵奬無益於時其罪已重況加以有害於事乎臣蹔涉朝端所遭如此如或久淹則必將有難言之事難處之端發於意慮之外者矣至此地頭則 聖明雖欲容護臣身俾不至於大戾亦不可得矣伏乞 聖明俯賜諒察收還召命仍治臣從

初誤事之罪以幸公私臣不勝祈懇之至
臣所處村舍不無拘忌之疾故臣謹移乾淨地齋宿然後敢進此劄然尚不免過爲憂虞謹請政院又換紙以入並乞 睿察

承 慈聖諺札入城待罪劄庚申十二月

伏以臣屛伏郊外屢違 召旨惶恐兢惕夙宵靡寧噫臣之無似曾是螻蟻之微有何死生之足計而敢言疾病坐孤 威命至此之久哉然而罪罰不加
恩諭彌隆臣誠不知所出擬俟履端之日祗赴呼嵩之班矣不料古女中堯舜之事忽復親見於臣身此宜古大賢之所辭讓其餘則皆不足以承當況臣之

萬萬不似者無一毫裨益於時者哉噫 慈聖聖德遠邁於宣仁無一毫干預於朝議緣臣愚滯逋慢使千古稀罕之 異數施之於不當施之賤身臣罪至此萬殞難赦臣不覺感淚被面淚汗沾衣伏地頓頭求死不得臣良久思量終不敢仍伏所在露文字陳情悃遂敢蹶然而起忍死趍赴廉隅疾病有不暇顧矣惟是臣所寓郊居拘忌之疾方熾而家有稚兒見亦嬰此玆不敢進詣近 闕之地寫進劄本亦俟齋宿違慢之罪復加一倍臣不勝惶恐悚懼之至

進修堂奏劄 在別集

請去私意恢公道仍論追錄諸勳劄 辛酉正月

伏以臣昨以奏劄略陳 聖祖之志事 殿下於燕閑之中從容省覽俯賜批諭臣仰認 聖意所在不勝忻忭之至竊伏惟念 聖祖規摸至大而工夫甚密內自心神外及云爲故理事相函綱維不亂能以靜制動而四方自然風動此操得其要之效也所謂其要者何也去私意徇公道之謂也臣愚以爲國愈弱而私愈不可不去公愈不可不徇昔朱子當南渡搶攘之時密贊振肅之策者不過公私二者之分而已其言曰私之得名何爲也哉據己分之所獨有而不得以通乎其外之稱也今以不能勝其一念之邪而至於有私心以不能正其家人近習之故而至於

有私人以私心用私人則不能無私費於是內損經費之入外納羨餘之獻而至於有私財使天下萬事之弊莫不由此而出是豈不可惜也哉又論時勢利害合强分弱之故而引諸葛亮宮中府中不宜異同之語而曰昭烈父子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覘取中原以興漢室以亮忠智爲之深謀而其策不過如此可謂深知時務之要而暗合乎先王之法矣然而後主之所爲不能如亮之所戒故朱子又爲之深歎曰夫以蜀之小而於其中又以公私自分彼此如兩國然則是將以梁益之半圖吳魏之全又且內小人而外君子廢法令而保姦回使內之所出者

日有以賊乎外公之所立者常不足以勝乎私則是此兩國者又自相攻而其内之私者常勝外之公者常負也外有隣敵之虞内有陰邪之寇日夜夾攻而不置爲國家者亦已危矣臣近竊伏見政令之間稍涉乎宫禁者則必係戀靳惜雖臺諫爭之大臣論之而無有克己從善之量如此則幾何其不爲閭閻猜嫌日積乎中以爲百事之病也哉夫一毫私心潛伏乎内而害於政與事者如影之隨形矣況令發之於言語事爲之間者如此臣下豈不相師以此爲事理之當然哉此病不除則雖勞於求賢而賢人必不可用矣雖勤於政事而政事必不得成矣 殿下苟能

洒濯心神一以明天理去私心爲務則廷臣孰不精
白淬礪以承 殿下之休德哉廷臣如此則監司自
然明其黜陟褒善去惡監司如此則守令亦且養廉
遠恥專心官事而自然澤及生民國內乂安矣如此
則何志之不可成何事之不可就哉 殿下試於燕
閑之中靜思二者之分則孰利而孰害孰得而孰失
乎 殿下若能懋學治心自立於淸明昭曠之域則
其知此不難而去彼從此不移晷而決矣目今天怒
人怨危亡之禍迫在朝夕 殿下雖奮發振勵不遑
啓居猶懼後時而不可及不切而無所益況此小小
私意猶且戀着不捨使羣下缺望而如臣之旣出復

入者徒喪其去就之義而已 殿下如欲有爲則須
斷自勘勳始一從大臣臺諫之言以張公道使叅勳
而内羞外溢不敢趑事者皆得以脫然洒然樂於仕
進則羣下皆仰 日月之更而且恃 殿下之大有
爲而草澤之臣亦且于于而來矣况如臣之蒙被
累朝大恩者何足言哉不然則旣來者猶恐去之不
速况能致其未來之人哉如此則僅僅支保亦難矣
况望其 繼述 先王之志事哉今日之事可言者
不勝其多而究厥病根則皆在於一私字所以治之
之道不可他求也臣前後承 批旨有補不逮之語
而誠意勤懇有不忍孤者故敢冒萬死切切言之伏

乞
殿下留神焉
臣非以今日功臣爲無功而叨賞只其前後處置
皆不成貌樣以致國言至今未已夫獄事未畢而
徑行會盟祭如恐不及是何擧措六人之前棄後
收倏忽翻瀾事雖善美如是忽遽似非治世氣象
京輦諸臣猶且疑惟況遠外聽聞哉昔文正公趙
光祖遭遇 中廟將興治道也首以爲禮義廉耻
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力請於 上頗減
其冒濫故其時世道淸明人心悅服此已事之明
驗也今如李師命眞可用之人才也亦聞其實有
勞勤矣然自古錄在勳籍而姑從下品者不無其

人姑使師命論議於三司何所不可而顧乃汲汲
然躋之峻秩使師命名嫌迹阻如此之甚哉此則
殿下之處師命者未善而使師命狼狽也此亦
殿下未能祛一己之偏心而見於事者如此使進
言者拂欝有功者不安可勝惜哉 殿下若能洒
濯心神追咎既往明告廷臣使三公與元勳更加
平議其可改者改之可仍者仍之使人心洽然功
臣安意如 中廟時事則此實更張 新化端本
淸源之一大機也乞留 聖意臣仍竊伏念昔宋
太祖有言曰唐太宗能受盡言固人主之難事然
曷若自不爲非使人無得而諫之爲愈乎今 殿

下豈未盡其自不爲非之道而又不足於虛受之
量至於臺臣之言 輒示訑訑之色甚至一有所
觸忤 久靳恩點臣愚以爲此實私意之尤害於
事理者伏乞 殿下澄省而克治焉

請勤政劄 辛酉正月

伏以舜之稱禹曰克勤于邦周公之稱文王曰至于
日中昃不遑暇食夫以禹文之聖而其時輔相者皆
賢哲之流也雖則拱手逸豫天下不患其不治而猶
且如此況今 國勢無愚智皆知其必亡矣正宜
君臣上下專心一力汲汲遑遑趨事而赴功以冀僥
倖於萬一而 殿下於去冬六十餘日不接臣僚此

雖 慈聖殿下驚動於拘忌之疾而保護 聖躬極其審密故 殿下亦不敢不仰體 慈意然至於六十餘日深閟而不出臣竊以爲大過也曩者 一御筵席裁决庶務中外胥悅羣疑自熄咸以爲 殿下從今日日接臣僚也今又六七日依舊深居臣下無所禀 命而其所事者只是簿書期會之間而已庶事日隳民生日瘁而文武恬嬉有若治泰無事之時者然豈不寒心哉方今拘忌之疾猶未止息戒心不可遽弛則眞所謂畏約無窮時者而一日萬幾且其中亦不無投機之會間不容髮者矣今乃因循苟度至於如此將若之何哉臣愚之意以爲儒臣禁直者

自是齋宿之人則使之進講於　前無所不可矣又使大臣以下凡有進奏之臣別爲省記而入處　闕內非有事故不敢輒出而　殿下或晝賜三接或賜夜對從容吁咈使之理無不明事無不舉則其於進聖德扶國勢大有所益矣夫事雖甚善而亦有難行者矣今臣所進之說則實非有拘礙牵掣者只在殿下一分付之間而已雖以臣下言之長處於淸嚴肅敬之地而脫去家私宂雜之事則古所謂入治朝者德日進之效可見於今矣然則公私　上下俱有所益矣伏乞　聖明亟賜處分焉

程子將進講必宿齋預戒盖思慮紛紛則其所入

告者必不精明也臣又聞於長老我 世宗朝勵精爲治故羣臣雖會於私處所言者無非 國事及至後世其所私語者皆是家私之事又其後則又不肯出而與人談論只於室中與妻孥論財産而已僚友若至則雖不得已出見而厭苦之色見於顔面故來者卽退以故風習日卑 國事日壞此誠痛切之言伏乞 殿下繼自今昧爽丕顯如成湯坐而待朝如周公以策勵羣臣則草尚之風其有不偃者乎伏乞深留 睿念焉

請收布升尺一依當初事目劄 辛酉正月

伏以臣聞魯論曰敬事而信又曰人而無信不知其

可也又曰自古皆有死無信不立其意盖曰寧死而信不可失也故曰國依於民民保於信而司馬光亦曰信者人君之大寶誠非虛語也國家前後失信於民者多矣其中大同綿布最其甚者也何者當初大同之創設也故相臣金堉爲定規例米則可食而已綿布則其細五升其長三十五尺云而下送見樣布於各邑民皆喜悅矣不幸後來漸失其舊米至於玉白而玉白之外不可以有加故米之弊則有限而至於綿布則年增歲加其細至於八升其長至於四十五尺其爲失信於民莫大於是是故小民相謂曰將必至十升五十尺而後已此實歎息愁恨之言也當

初所下見樣者想皆藏在各邑不可誣也 孝宗大王朝小臣嘗以此陳白於 榻前則卽 下教曰不但大同凡用於國中者皆以五升三十五尺爲準而先自內司始其所收捧者一切以此定式可也此教一下鄕里聞之莫不鼓舞矣有一相臣爲吏胥所恐動極力防塞故 聖教旣下而還寢識者至今恨之臣願今日 亟下德音其布麁細長短一以當初金堉所送見樣者爲準則不但惠之及民者爲深民將曰 君上不失信而愛我也至矣夫上信於民民信其上上下相信則固結而不解矣以彼易此其於國家其得失亦如何也然 本朝田役不至甚重而

身役實不可堪先加軫念並減其升尺則民情歡洽
矣書曰民情大可見小民難保伏乞 聖慈留神於
魯論之訓而斷然行之則國家幸甚
臣又竊惟小民竭力以供升細尺長之布而及至
京裏皆爲吏胥所換納故公用皆是麁短眞所謂
下得其利而上得其怨民浚其血而吏鼓其腹者
也故文成公李珥嘗誦先正臣曹植之言而告於
宣廟曰我國亡於吏胥乞留 睿念而財處焉

二劄 辛酉二月

伏以國家之失信於民多矣而其中尤甚者又莫如
收布一事也臣曾以此上達而自 上卽下德音先

自內入之布而變通之聲聞所至莫不忻聳鼓舞以
爲我 兩慈殿殿下我 主上殿下之恩將何以仰
報也旣而聞有司之臣以有所窒礙之故不亟奉行
推委遷延務爲沮格之端臣竊恨焉夫所謂窒礙者
不過數端只是受用收布者不悅而已其受用者亦
不過數處稍食之吏胥軍卒及有丘債之庶官而已
臣又竊以爲此亦無難以錢代給則公私兩便或以
爲鍮銅非土產則錢不得出無窮矣臣又以爲自古
有鐵錢以最近者言之則宋朝陝右錢及麗朝所行
是也由是言之則今玆變通少無窒礙而有司之臣
如是持難臣竊有所未曉也又於昨日聞地部收捧

巫女布而依前點退云夫 兩慈聖旣令變改則爲
臣子者於此當益加惕念以宣我 慈聖德意而今
乃如此況望其勉思令猷以助 聖治哉方今朝著
之上賢俊布列宜以救民活國之策上告而下布而
今乃自 上已行之善政反自沮格而不以爲恠豈
不寒心哉昔章蔡之徒流毒生民天下幾亡宣仁太
后用司馬光救其弊瘼如救焚拯溺故宋之宗社得
以全安曩日奸臣之流毒不下於章蔡而今之救之
者乃不如司馬光之汲汲而顧或有所仍踵前樣是
何道理疾變通之教已出於朝報八路之人無不聞
知而今復如此則是失信之中尤失信焉反不若初

無此事者而其始之發端實由於賤臣臣於此不勝
罪悔之至也伏乞 聖明更令有司之臣再加商量
俾 聖朝德音毋至落莫焉臣始欲仰補涓埃遲徊
不去者已踰一月不幸數旬之間三遭膝下之慘素
無定力任情悲疚宿疾頓劇竊懼一朝奄忽於 輦
轂之下貽笑於四方也伏乞 聖慈鐫臣職名俾得
以安意調治以尋生路不勝幸甚

請變通貢物兵制劄 辛酉二月

伏以臣昨進劄本論列收布之事矣既而聞其梗槩
又於守夜更加商量則其纖微曲折之間臣有所不
能入細思惟而率爾輕言之失臣不勝赧不及舌之

悔也臣賦性迫躁不能耐久以致觸事生病臣亦自知之矯揉萬端而終不能化臣竊自悼焉臣不能懲前復竊有所獻焉今日大弊有二焉兵制也貢物也孝宗大王極知貢物之弊己亥春使故相臣鄭維城及故判書臣李時昉與臣會於都摠府極擇郎僚之練達者相議改定臣等方與會議而奄遭 天崩之慟事未克行臣每念其時 德音不覺摧隕也又於己酉春令相臣閔鼎重與臣議改貢物之制則許積以首相大叱鼎重於 榻前無異章惇之於司馬光臣至今思之不勝寒心也至於兵制則其弊莫甚於訓局之兵也臣於戊申歲末入陳於 榻前則我

先大王極以爲是不謀於諸臣專委柳赫然遽變而
亟罷訓局卒一千此則出於　睿斷者也然而赫然
無誠實爲國之心徒增其弊有甚於前大失　先大
王本意今所謂訓局別隊是也惟此二者實爲今日
之大患此二者不革則雖有智者終不能爲也貢物
一事閔維重昨在地部略有更變吏胥輩雖有不悅
之言而猶不至甚害故亦不肯捨去猶恐失之而經
費則大得其力不賦於民而了辦　山陵大役若非
維重之誠心忠慮誰能爲此此眞程子所謂小變則
小益大變則大益者也臣竊欲追體　二聖之至意
思畢其說於　聖聽以俟　財處而不幸臣疾病如

許精力不逮把筆還止此二事終若不改則臣死且不瞑矣今之領戶兵部者皆可以任此伏乞 聖明亟命此二臣者與二三大臣及卿宰中有識慮者詳議通變不勝幸甚

請改金世龜新除谷山府使劄 辛酉二月

伏以 本朝以仁厚立國以禮義使臣故 教化行而人倫明其所以維持三百年而世道不弊者皆以是物也 孝宗大王益以此爲要道故臣下皆得以伸其情理情理得伸於下而世道自墜於上矣故判書臣金益熈爲大提學也以其讐怨有在撰述相礙請辭其職 孝宗大王不聽遞職而特免其撰述及

至 先大王朝所以處金萬基者亦然而益憮之子
萬均乞免書狀之行朝議或謂孫與子有間事當勿
聽 先大王竟從其願 德至渥也義甚隆也臣伏
見故贈領議政臣金應河之孫世龜新除谷山府使
夫谷山是責應站役之邑也渠以賤微不敢自言而
其心則必有所寃屈而痛恨者矣夫人雖有貴賤之
殊而仁義之性則無間於彼此也伏乞 聖明特遞
世龜之官俾無寃屈痛恨之心則不但世龜之私義
得安而其關於世道也亦大矣昔宋之劉韐死於虜
變其子子羽守鎭江而虜使植其旗書曰江南撫諭
子羽夜拔其旗曰虜欲揭此於吾州則有死而已接

伴使大懼生事索之不已乃援之於州境之外朱子爲之表章此事今世龜若無此心則不足使也苟有此心則必有難處之事矣設使世龜終無此心然而朝家之待世龜則當責以子羽而不當責以子羽之下也更乞 聖明留心於此觸類而長之則亦所以繼述 志事之一端也臣不勝祈懇之至

臣言若槩於 睿意此本乞 留中而只令喉司分付於該曹幸甚

請留公淸監司李師命勿遞魚震翼劄 辛酉二月

伏以今日 國勢之岌岌實古今之所罕也兵制不變而坐食者衆貢案不改而國用漸縮坐食者衆則

國用益縮而民力愈困於聚斂矣此不待智者而知
其國不爲國矣　孝宗大王及我　先大王深知其
如此極欲變改而未果臣民之慟於是益切矣臣以
是嘗以陳於　榻前更以剴極言其弊幸而　聖明
不以爲不可矣然而此言一出訓局兵卒貢物吏胥
紛然競起興訛造訕鼓動中外使有司之臣不得行
其規畫可勝歎哉然此二者之怨亦不可不深慮也
苟不處之有術使之兩便則誠未有鎮定收拾之日
矣臣伏見公淸監司李師命通曉鍊達留心時務且
有爲國之誠臣願　殿下姑且留之俾與度支本兵
之臣相與商議以之通變則必盡其才諝而有益於

國事矣且記朱子爲官於鄕里之地則必辭曰法當
回避今師命自其祖相臣敬輿及其父監司敏廸及
其外祖府尹黃一皓及其外曾祖判書黃愼及其所
後外曾祖大司諫尹煌皆居湖西其父兄宗族多在
道內故其父敏廸嘗按湖西自言多有所不便矣今
師命之不便於其地抑將有甚於前者矣然則師命
之 新命尤合有變通者矣且臣伏知前監司魚震
翼之爲人矣震翼嘗權姦矯誣之日三次就理則其
特立不撓之操可見矣今以人言固辭而 新命反
汗臣竊惜之且聞所謂人言者獻納朴泰遜之私言
也泰遜亦必有意見矣然周公戒魯公曰無求備於

一人凡用人之道當觀其大節而略其小不足可也
孟公綽優於趙魏老而不可爲滕薛大夫人亦有長
於此而短於彼者當此人才眇然之日論人太苛則
終無可用之人矣臣竊憂之伏乞　聖明下詢大臣
如以臣言不爲悖謬則　更申前命毋使震翼仍爲
棄才是或一道也臣仍竊伏念外事治否專繫於朝
廷之正與不正而已　殿下苟能明理克己以正朝
廷則外臬之臣自可淬礪精白以承　休德而𠤪蒙
聖澤矣臣不勝區區祈懇之至
因朴泰遜辭職引咎劄辛酉二月
伏以臣連日伏見小報則論思之臣因臣劄本乞辭

職名而謂以論人太苛見斥於臣云臣雖不見原疏而臣不勝瞿然之至臣之愚意只出於愛惜人才之意而已且聞此論思之臣持論必主和平雖於前日乖亂之徒尚且愛護保惜必欲借之大道而獨於魚羆翼有所云云者必有所以故臣於劄本有曰必有意見是何嘗有斥之之意也其下所謂論人太苛云者泛指用人之道而言非指今日之人也然而其說如此必是臣遣辭之際妄觸其意以致如此靜言思之不覺愧悚也方今　國勢如此雖相與脫略細故同心協力猶懼難濟今乃言語無倫致人不安以至無事中生事雖其含弘廣大之度或能容臣而臣之

負犯則終不可自恕矣伏乞 聖明退斥臣身以謝
物議不勝幸甚

乞陪護 扈衛劄 辛酉二月

伏以臣於送 往之禮可以自伸其情者惟有陪護
扈衛一慟於復土之際而已臣之衰病雖劇而微誠
難閟自請於該掌矣去夜伏奉 聖旨則其所以愍
念慰撫之意溢於一札之中而特令臣無行臣誠感
激不知所出臣亦自知晨夜難冒故擬於今日從容
出往以與 陵所諸臣同共祗迎如此則狗馬賤身
庶不仰勤 聖慮矣伏乞俯垂 睿察俾遂情願焉

自哭班渡江時乞致仕劄 辛酉二月二十日

伏以七十致仕人臣之大防禮經之明訓自臣下言之則所以養成廉耻得免寵利之居自君上言之則愍勞耆艾俾無筋力之使是故臣主俱得其道風俗益以淸明矣昔朱子於六十九歲之冬已具其引年節目翌年正月即上倒章夫臣子之於此事不敢不謹也如此微臣狗馬之齒七十有五精神筋骨十分難强如無竄謫荒裔之事則其據禮而請老也其已久矣去冬之冒昧以入者誠以　聖上大恩不敢不謝故也然而犯禮違規不是細事故不敢仍留退伏郊外矣忽蒙　慈聖徽音不計蹤迹之難安顚倒入來趍伏　輦下已涉月餘矣士友之誚責四面而至

然且隱忍回互不敢告歸者只緣　因山之前不忍徑歸也今則遂　往禮畢微誠粗伸矣冒昧陳乞此正其時故臣便從城外仍渡淸瀼回望　楓宸不勝揮涕臣非不知詣　闕陳請永辭　天顔而旣叅哭班不敢冒近　天陛故不免徑退臣之罪戾益無所逃惟　殿下哀憐而財赦焉

臣曾於數日前略陳所懷劄本旣成而又以屢瀆天聽爲懼而不上矣其中略有所補於　聖德者故並以上徹冀蒙　採擇其一二焉

擬劄 十八日擬上此劄而適有旨使停山陵之行故先入短劄請行而不果上廿日去國時隨請老短劄以進

伏以臣於前夜伏承劄 批則其所以 慰撫老臣
者至矣然臣之初心本出於愛才而仍成一場紛擾
使其人不容於世臣竊悔之然其言者則切不可摧
折而 殿下以年少過激斥之記昔 宣廟朝文成
公臣李珥出按海西也臺諫論罷黃州判官崔瀣之
貪汚珥使都事李元翼往審虛實則百姓稱其淸謹
而官庫充溢珥乃狀 啓陳瀣寃枉而仍又曰瀣則
誠寃矣若因瀣一事而 殿下不信臺諫則所關不
細矣臣亦願 殿下勿以言者之或有不實而仍疑
言者之盡不可信也臣以賦稅兵制之不可不變通
屢以陳達而惟是積弊之餘左礙右窒事後謗先不

能盡如 聖志之所欲爲臣意以爲貢物之制先減其不緊物種則吏胥不至太困矣坐食之兵有闕勿補則其數漸至削弱而不至搔擾矣此實 孝顯二
聖之意故臣屢言而不嫌其瀆矣又錢貨既行則米布之用漸紓而國儲稍緩矣至於武人萬科又爲今日難處之巨弊矣其數近於二萬而皆萃於京師以希調用不得則怨且怒京師米貴亦由於此而農民漸少此實識者之所深憂也臣愚欲依程子鑄解額去利誘之說各使其守令試藝拔其尤者以升於兵使兵使又聚而試之而拔其尤者以升於兵曹然後兵曹又聚而試之以次補官則是數萬之人各歸其

鄕一邊作農一邊習藝公私京外皆得其便而於其
賤品之中亦必有可用之人才矣臣以愚暗之心晝
思夜惟或至終夜而不寐臣之情事亦可戚矣臣又
竊有冒死陳戒者臣竊瞷 殿下聖質自天聰明絶
倫如是則必有狹人自用之病矣試以李師命之事
言之自 殿下寵擢錄勳以來衆謗如山靡有止息
之期獨 殿下未之聞耳故臣曾於 榻前以爲不
須授以淸選以激衆怒此非獨於渠少安亦以事理
宜然也逮有湖臬之 命則說者又以爲監司是外
臺也不可付諸此人故臣又請其改差授以單國之
事此不但欲歷試其才亦欲爲鎭定之道也今者

殿下又舉而置之銀臺則辭說之紛紛又甚於前並
與其緩論之人而譏謗焉臣竊以此窺之則　殿下
不惟於老臣之言不加之意是蓋將不有衆議務以
取勝也夫人主不患其不勝人而惟恐其不屈於人
也今玆師命之事雖未知衆論之必出於大公至正
而亦不當一向强拂有若相較使衆怒愈激師命益
增其不安之端也令其出仕雖迫於　嚴命而亦豈
能自安於其心哉是則　殿下之欲鎭浮議者適以
激之也欲寵師命者適以病之也豈不重可惜哉臣
意以爲師命决是可用之長才而目今軍民變通之
事方急不須置之淸選而姑置之閑局使盡其謀猷

然後徐議其任則公私幸甚而亦於 殿下乾道下濟之道萬一有補矣臣老病垂死事 殿下之日甚促故凡有所懷不敢有隱伏乞 聖慈恕諒焉

尤菴先生文集卷十五

疏劄

自水原南歸陳情仍進戒疏 辛酉三月

伏以臣始不料臨　喪諸臣亟蒙　賜對且迫私情徑去京邑臣罪萬死臣罪萬死臣不忍遽爾遠去低徊近甸必欲承　命而後退歸矣非惟未蒙　恩許而寵命之降愈往愈隆臣私竊以爲與其終不可目入而虛辱　睿旨毋寧身犯違慢之罪以聽於有司之法猶爲少安矣以故漸向鄕土不敢復留如臣朝暮殘喘豈望復瞻　天顏臨歧涕零不知所云嗚呼臣之孤負　聖明何可勝言自臣應　命以來登對

者屢矣進而有所陳達則 聽納如流出而與公卿
論議亦無有凹凸然臣愚昧孤陋上不能補益 聖
學下不能裨助國政嗚呼自有生民以來受君父之
恩厚者孰有如臣者而其所以孤負者又有如臣者
哉雖然時勢之危急如此萬一有加於此而臣之筋
骨或可自力則臣謹當復至畿輔無遠天京以其死
生與同休戚矣如此則庶幾少贖今日之罪而略伸
區區願忠之情矣惟是前頭 大昏之禮實是興廢
所關臣願 殿下使儒臣考朱子所跋陳瓘書之語
及文成公李珥封事中陳戒之說採而行之則其所
謂浩然之氣者以 殿下之聖學豈不益塞于天地

之間乎其所謂萬福之源者亦豈不永及於千萬世哉區區所懷終不敢自閟復此瀆告耿耿孤衷或蒙諒察則臣死且無憾矣臣不勝瞻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

古之章疏或有報罷者或有不報者如臣此疏極是閑漫何必更勤 聖批乎如必欲 賜批則或令禁軍或令道臣傳致亦可以拜受矣目今馹路凋殘驛卒繭腫有不忍見者若令史官下來則豈不更生一弊乎伏乞 睿察

辭職名及 賞典疏 辛酉三月

伏以臣草莽賤品螻蟻微命猥蒙 洪造生死肉骨

加之以藏疾掩瑕推誠致信義雖君臣情實父子又於　都俞之際迂踈之說多蒙　採納將欲使膏澤下於良際遇可謂昭融遭逢可謂千一雖是巖穴高尚之士亦願枯死於　輦轂之下矣況臣受　恩三朝德意隆洽眞所謂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者也臣每誦此言淚未嘗不淫哽未嘗不塞或有時中夜而作至於明發而不寐也且今時勢實是危急存亡之秋也天怒於上而人情疑懼良怨於下而邦本阢隉萬一有意外事變則誰有禦亂之才誰有死義之節乎一夫倡亂萬姓逞憾則智者不能謀勇夫失其果眞是疾雷不及掩耳者也國勢至此此豈人

臣去國之日乎然臣老病垂死雖在朝端無所裨益
而徒嬰　恩眷恩眷愈嬰而愧懼愈深由是之故所
賜俸廩亦不敢依例受用免死而已而其餘則請於
該曹而取還如此瑣屑雖見笑於通人達士然臣之
狷狹之心以爲此猶爲畏約揣分少避冒祿之嫌而
略守在得之戒也盖臣在京之日尋常自語於心以
爲少從師友講論切磋者將欲何爲乎不曰學之必
將行之乎今乃踰古訓之大閑犯臣節之峻防爲禮
經之罪人招士友之深譏則平生自守雖不足言而
其所以米塩瑣屑者一朝而毁壞無餘此不是侮聖
言乎此不是一簣之虧乎此不是餘無足觀者乎徐

又自解曰曾子曰君子愛人以德伊尹耻匹夫匹婦不得其所况我 聖上任位育之丕責將使鳥獸魚鼈有以咸若矣豈獨使此微臣顚頓狼狽生爲喪廉之人死作抱羞之鬼乎臣之仰恃 聖明者斷斷如此矣豈料旣退之後 收召趣還愈往愈嚴常使臣畏戚懼罪朝兢夕惕若窮人之無所歸此豈大聖人使萬物各得其所之意乎顧臣犬馬之齒夬非鍾鳴夜行之時也目今世道愈下物欲横流犯禮忘義抱羞忍耻以妨賢能之路者滔滔皆是也臣雖無狀實不忍以此身而充一夫之數使人爲藉口之資也若是則臣之微賤其於世道爲害不小矣此豈不忝

列聖培養節義之風豈不誤 聖明眷顧待遇之意
乎伏乞 聖明特垂睿察遞臣職名俾得安意塡壑
則實 聖慈始卒生成之恩也嗚呼臣豈敢一飯而
忘 聖明哉每願未死之前更睹 天日之表而臣
衰老疾病死亡無日瞻望 宸居但切悲咽而已臣
不勝激切戀慕之至
疏成後竊伏聞 國葬賞典猥及賤臣臣竊不勝
愧悚之至夫奔走服事朝夕不已者亦是人臣之
常分況臣以文字末藝仰贊 聖妃之盛德者有
同筆摸大化不足以形容萬一尋常罪訟於心矣
今乃反蒙 恩賜比並於奔走服事之人豈不濫

猥伏乞　聖明亟賜反汗以安微分不勝幸甚臣伏見諸臣蒙　賜者例請辭免而例不蒙　許令臣如此人必謂之效顰然臣言實出肝肺非敢矯飾以誣　聖明更乞　睿諒焉

辭月廩疏辛酉五月

伏以臣以退伏之身冒受　恩稍甚爲無謂敢以公狀因道臣控辭矣今　蒙更爲輸送之命臣非不知　聖慈懋勞惠養之至德然臣竊自揣念眞程子所謂天地間一蠹也夫無事而坐食農夫辛苦之粟猶未免爲一蠹之歸況今濫受科外　恩賜以好其家則其爲違理傷義何可勝說古固有周之則受之

之道矣然此則必須朝不食夕不食不能出門戶然
後受之矣今臣則不然以嘗盜竊名位又以年歲耆
老之故守宰之糶給必先於齊民而又以口食之多
故人得其斗而臣得其斛絶無飢不出戶之日矣且
今荐饑之餘牟麥焦枯良民之飢困愁歎之聲有不忍
聞臣獨何心忍而下咽耶彼飢困之民竊見 殿下
之於賤臣偏厚如此得無有怨恨之心乎昔齊君見
老人之飢者而與之食老人辭曰願以賜天下之飢
者程叔子不受時宰之糠曰天下之寒者多矣今玆
恩賜雖則榮感次骨然揆之賤分則有不敢冒受而
推以惻怛之心則又有不忍食者伏乞 聖明收回

成命一以節用愛民爲心焉且臣今年已迫八袠疾
病侵尋乃其常事過蒙　聖慈愍恤其死遠遣太醫
賚藥治療遠近聞見無不感動矧臣身逢者何以爲
心只有糜粉思報而已臣學術淺短智慮昏耗當此
遇災求助之日亦不能竭肺肝論得失仰塞　聖旨
少裨　聖德臣慙靦歎恨無以爲喩也惟願　聖明
勿以怒予之天爲不可奈何而罔弛憂勞益加修省
必以底豫自期焉臣朝夕就木更無得侍　清閑之
日瞻望　象魏徒有悲咽而已臣無任感　恩戀
德惶懕祈懇之至

陳戒疏 辛酉五月

云云臣又竊伏念前日史官之來也臣以愚淺賤微
無所知識只以　懋聖學誠小臣等寂寥數語仰塞
下詢之意此實淺近之陳談死法臣固知不足槩於
聖心然臣他無所學則不可強進所不知之說以自
欺而欺　殿下也然朱子嘗曰陳談實有妙理死法
實有活法臣請更陳其說焉夫所謂聖學者其要無
大於克己二字故孔聖之告顏淵者以此而餘子則
不得聞焉顏子淸明純粹無己之可克而聖人猶告
之以此者豈不以顏子雖大賢而猶且有克未盡者
故耶臣竊伏見　聖質朗徹高明絕無査滓故物欲
不行於心身橫政絕去乎施爲若夫狗馬聲色游佃

儆詎是皆帝王通病而未聞　殿下有一於是則固可謂無己之可克然方寸之間一有偏係則是雖與邪思惡念有間而其所以害乎天理者大矣此不待發之外而庶事百爲已受其病敗矣故人君不可徒恃其資質之美而緩於省察克治之功也然則人主非必有大段失德而後天降之災也其一念之差而便有其應今　殿下於燕閑褻褻之中幽獨隱微之際其所以存心積慮者外人雖不敢知而以其符驗之著於外者言之則　朝廷之不尊風俗之不美奸邪之橫恣論議之衡决莫今日若也執此觀之則竊恐　殿下正心誠意之功未能及古之聖王也臣試

以 殿下受言之一事言之 殿下凡於閑漫之事酬酢如響若係宮闈或主家事則例不樂聞其不得已而勉從者亦且如挽强弩如主家事則臣固知承順 慈意而亦出於大舜欲其富之意矣然以正當道理言之則其第宅土田自有 祖宗定制令一從定制亦不爲貧儉而況有非時 恩賜則亦足使之富樂矣何必使之踰越 祖宗之定制哉夫 祖宗竭其心思以定不刊之制而 自上毁棄則臣下相師各自踰越而國不可爲國矣又竊伏念 慈殿殿下聖德實協任姒苟知私字之害如此其大則豈肯以一公主而毁 祖宗之成憲哉誠如是也則臣下

孰敢不精白純粹以承　休德而敢爲私己殘民之事哉然則　懋聖學實爲誠小民之本而此二事只是一事也夫人情各有所私雖不教導而自不可禁制况人主先以身示之耶今　殿下之意未必不曰此事非始於今日此又一小事耳何至於傷財害民而不知其流之害乃至於此也　殿下之意又未必不曰在臣下之勢者蓋多踰制營私者矣我爲同氣何獨不然此則又有不然者臣下而效上者有之矣未有自上而反效下之所爲者也大槩原其本則實由於一私字之未克也觸類而長之餘皆可知矣然則克己二字豈非聖學之至切至要者乎况無私覆

無私載實天地之心也天地旣以此心誕降 聖躬以爲民主而 殿下乃有一毫私意則是豈不有咈天地之心乎親之於子至親至愛也而子不如親心則親心便不豫矣 殿下於此可不思所以密察而亟反之哉臣朝夕就木更無得侍 清閑之日矣瞻望 象魏徒有悲咽然雖使臣得至 天陛其所言者不過如此倘 殿下哀憐而少垂察焉則老臣瞑目無憾矣臣無任憂歎屛營之至

辭月廩疏 辛酉八月

伏以臣於今年六月病伏黃澗縣境竊聞有追給月廩之 命臣以爲此雖是在京時未受者然旣已還

家則受之無說故冒死祈免矣　聖批不許其辭則
以臣賤事屢瀆　聖聽亦有所不敢故終於祗受矣
前七月初黃澗縣官又爲輸送四斛米二斛租等物
臣以爲此必是縣官誤以爲逐月應受例物而私自
輸致故不敢拜受而適臣還歸本土矣又於前月晦
間所居縣官又爲輸送臣問於縣吏以爲須知出於
恩命與否然後庶有辭受之決矣今不敢昧然遽受
矣如此相持往復之際又因道臣狀　啓復有此更
爲輸送之　命以臣區區賤微之辭受而屢勤　聖
教至於如此臣之惶隕危怖有難容措且伏見縣吏
報知文書則有云臣還爲出給雖其下土吏民不識

文字輕重之致而其所遣辭如此不恭臣之震越惶
恐求死不得之狀無路暴白矣且臣初知七月以後
事出於　恩命則何敢不入祈章而無端求免乎因
竊伏念臣雖於在京之日所受廩食如或有餘則其
後月有不敢更受之時蓋以無事而食本自難安也
況今還鄉食土之日復敢叨冒以犯孟子不敢之訓
乎此雖出於　聖慈懸勞惠養之至意而在臣賤分
則終有所不敢冒昧者伏乞　聖明察此事理還收
已下成命以安愚分不勝幸甚臣無任屏營戰越之
至

進心經釋疑劄 辛酉九月

伏以臣猥受 明命俾校心經釋疑雖是小事所係則大朱子嘗言一字不明之禍大矣試以心經言之孟子寡欲之欲卽大舜所謂人心也孟子之意盖曰此雖人所不能無者然多而無節則亦害於養心云爾讀者若以周子之說而以此欲字爲人欲之欲於此只思寡之而已不思所以克去凈盡之道則豈不大害於理哉觸類而長餘可知也故中庸旣言博學而必以愼思明辨繼之者有以也文純公臣李滉平生尊信此書其於講論之際毫分縷析惟恐一字之或訛一義之不明其門人記其論說之語則猶且取而審訂之必期於是正而後已其用心可謂勤矣然

而記者非一人而得失隨人故雖經明師之審證而
尚未免於支蔓疎漏之病何幸　聖學高明覷破其
如此而有今日之　命臣極知其不敢承也然少從
師友略有所聞則亦不敢有隱於　聖明故謹與二
三士友略加修潤盖主於删繁取簡以便　睿覽其
疎漏處亦以舊聞補其一二而其原本則不敢動別
爲新本以俟筵臣之去取　聖明之臨決焉盖惟原
本之繁而不殺者當時特爲初學之士而致其丁寧
反覆之意其在今日則不得不節要只以明夫本書
之旨而已昔胡文定删去明道文數十字則朱子大
以爲非矣及其自編近思錄則亦删其數十字盖尊

畏前輩與嘉惠後學並行而不悖也又朱子進講大
學也其講議之說又略於或問之問答則其告於人
主者又與詔後學有異也盖告人主主於簡而詔後
學不厭其詳也今人之見此要删者若知其此義則
今日儕汰之罪庶或見原而以臣孤陋而承 命則
亦安得而幸免乎是則臣所甘伏而不敢辭者也因
竊伏念帝王之學雖與韋布不同而其治心修己以
簡御煩以靜制動則無以異也心經所載究其始末
不出於此故 聖祖 神考無不尊尚伏願 殿下
毋徒講說而必須體之於心驗之於身平居無事則
必以敬存養此心使其湛然虛明之體無或爲物欲

之波動其念慮萌動之時則必以敬精察其幾果天
理也則一意擴充必期於御家邦而彌六合果人欲
也則用力克治勿使少有留滯如此則淸明在躬志
氣如神以之發號施令以之應事接物各得其宜而
萬姓悅服矣此孔子所謂天下歸仁者也然不先明
理則以人欲爲天理者多矣其認賊爲子之害必至
於覆邦家而亡宗祀矣是以朱子之告於其君者必
以讀書窮理爲先其說詳備於朱子甲寅行宮第二
奏劄臣嘗以是寫進於 聖祖之前則 聖祖極加
歎賞矣伏願 殿下於閑燕之中試並取而留心焉
臣不勝區區芹曝之誠冒昧煩凂伏乞 赦其罪而

財幸焉

未赴 國祥中路待罪疏 辛酉十月

伏以臣前後所被 恩諭不翅懇惻况且日月易邁
前聖妃祥期已迫臣子悲慕之情於是益新而適於
今月以來日氣暖和意謂如是不已則庶可以匍匐
作行以伸私情故强疾就道且行且止僅及圻境寒
事猝急舊症復劇新病挾攻委身路傍輾轉危谻不
惟無計前進雖欲退尋歸路亦復末由一身死生有
不暇言而孤負 隆恩罪實罔赦伏乞 哀憐財恕
焉臣吟呻痛楚言不成倫並垂矜察千萬幸甚臣無
任危怖屛營之至

論文廟從祀疏 辛酉十二月

伏以臣死病嬰身朝夕就木適於此時禮曹郎官以
文廟從祀事承 命來問以臣孤陋固不敢仰對況
以殗殗神氣何能萬一於其間哉且伏見重臣劉本
則係是變而通之之事也玆事體面至大且重如有
一毫不合於公議有乖於理致則得罪於天下後世
者大矣此尤臣之不敢容喙者也以是呻吟昏困之
際晝夜消詳終以爲方今 聖上致志於堯舜傳心
之學日臻乎高明廣大之域則其於聖賢統緒必已
燦然於 睿鑑矣不以此時進其狂瞽以俟 財正
則斯文何時而有託聖統何時而得正哉故敢忍死

論說冒浼 聖聰伏乞 聖明留神財幸焉臣伏見
重臣所欲去者非但 中朝所已行者其所論可去
之實皆有證援則雖謂之攧撲不破可也臣不敢知
當時之尊奉者何說歷代之因仍者何意也凡此可
罷者旣行罷去則雖有新祔兩廡自不患於狹隘矣
屋制變改今不須論也且以我東言之則自新羅以
至 本朝從祀之多至於八人而未能保其粹然皆
出於道故章甫之徒或不無竊議於私不厭於心者
矣臣每以爲與其不審於初而起疑於後不若致詳
於始而有辭於終也然而地褊氣局未有大眼目大
力量之人出而釐正則姑將因循沿襲以俟在後之

百世也至於宋朝三賢則亦不無可言者朱子嘗云
延平聞羅仲素得河洛之學於龜山遂往學焉又書
延平之没而曰龜山之所聞於程夫子而受(恐授)之羅
公者至是而不得其傳然則其淵源所自可謂端的
矣然而朱子於滄洲之祀只祀延平而楊羅則不與
焉此豈無所以然耶盖龜山學問之疵朱子累言之
有曰龜山先看莊列雖見伊川此念熟了時發出來
羅仲素亦有此意如此等說不勝其多而終曰龜山
之張皇佛氏之勢如李鄴之張皇金虜也又曰近讀
龜山列子說令人皇恐不知何故如此背馳也至論
其出處則雖比於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然亦曰龜

山倣人苟且是時未免祿仕故胡亂就之蓋謂就之於蔡京也朱子之論其所抑揚如此滄洲之所取舍無乃或出於此耶然　中朝已以龜山祀於聖廡而羅氏則又不與焉必有其意而　萬曆甲戌主事之所答於質正官趙憲者亦似隔靴而爬癢恐不得爲定論也臣之愚意以爲今日三賢從祀雖不可遽爾取舍而惟其道德之醇疵朱子之權衡則不惟　聖明之所當知者而其在章甫尤不可不精察其所以然也或有詰之者曰爾於楊羅則所論如是而顧於文成公李珥何其不如是耶臣謹答曰朱子有先瘳後病先病後瘳之辨楊氏是先後終不瘳之人也文

成公是先病後瘳之人也况其探禪之歲是弱冠之前則尤不足爲累也朱子稱張橫渠晚逃佛老而猶不害於承孔孟之統也或又曰龜山之陷溺豈如文成之入山乎臣又答曰何必龜山朱子嘗自說熹嘗師其人其人卽高僧道謙也延平嘗曰元晦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所謂謙卽道謙也開善卽道謙所居寺名也夫旣曰從謙開善處云則其出入往來於開善可知矣然則文成之蹔遊山寺亦何異於朱子之初年哉臣每謂朱子光明正大故其自言其初如此而延平以質慤存心故其稱道朱子亦不掩護回互而惟朱門諸人不記其出入往來年月有若諱之者

然是豈知朱子之心者哉抑以爲不足記而不記耶昔文純公李滉亦稱李珥之不諱前事是亦延平之意也或又謂龜山何曾變形如李珥哉臣又答曰其心旣已沉溺則變形與否非所論也然文成公之不爲變形備悉於文忠公張維之辨證況以文成公入山時詩序觀之尤可立辨矣其與一高僧問答也其僧必稱措大措大乃士子之稱若已變形則當以等輩稱之豈肯謂之措大哉然則文成公不必校量於龜山雖以張朱事言之未見其懸殊也至於重臣劉子所議變通之說旣有　中朝之所已行者又有先正臣趙憲之論則凡其得罪於聖門不槩於道統者

去之何疑惟其當去而未去者亦不無其人胡元之
許衡是也文成公嘗謂衡之仕於元雖非失節而是
失身者也是蓋內夏外夷春秋之大義也臣嘗以是
陳白於 聖祖則 聖祖以爲正當之論而惟其有
煩聽聞故密使近侍諭臣以難便之意矣今因陞黜
之舉況行斥去則似無痕迹矣伏願更令章甫搢紳
共加商議焉因竊惟念顔曾思之父子位置揆以天
理人情實爲未安若依 中朝例作啓聖廟而以顔
路曾晳孔鯉孟孫程珦朱松蔡元定配於叔梁紇則
名正理得事體完備矣伏乞 並命議定也又竊惟
念周程張邵以至朱子則實繼孔孟之正統其道至

大其功至隆班之十哲猶爲稱屈而尚在兩廡猥與崔致遠等相並此甚不可之大者也是故朱子於竹林之祠只以周程以下七賢直接孔孟而餘人不與焉其意可見也況朱子則又是集羣儒之大成而其功亞於孔子者耶此則宜陞諸殿內以明其統緖之所在也然七賢之中亦不無可論者或謂邵子之學不純於聖道故朱子嘗論之而其言不編於近思錄其傳不列於淵源錄此則誠有之矣然大易之理實萬世道學之大原而邵子生乎千萬歲之後掃去諸家之陋說而直啓伏羲之心法故朱子之作啓蒙也一用其說其功孰大焉惟溫公則朱子許其功而不

許其學又其黜漢帝魏之書大有乖於春秋之義而
或爲後世僭亂者之口實故朱子嘗慨然於世無曾
連其意可見也延平則雖無可指之疵而其道不甚
較著此三賢者似不得與程朱同條而共陞也伏乞
並行議定焉然凡此所言皆本於朱子之說非敢師
心而臆斷以犯不韙之罪者也且竊惟念勉齋黃氏
實爲朱子之適傳朱子付託之意可見於往復書札
者旣明且重又其所編通解續書大有關於聖道其
功不下於尚書集傳而獨不得與九峰蔡氏同祀者
豈非斯文之欠典耶伏乞　並令議定焉凡此不但
崇儒重道之大端實有關於　殿下格物致知明聖

學大一統之道故敢冒死陳之臣因竊有所獻焉朱子於經書史書無不釐正而獨於禮書晚始有志至請於上乞借秘省太常諸書招致學徒於空閑官舍又乞紙札油燭錢米寫手等候其結局量支犒賞其於解釋經書之時則未嘗有此請而獨於是書如此者誠以禮治則國治禮亂則國亂其有關於天下國家也如是故不嫌其煩猥矣然而朱子遽爾去國故其奏不果上而私與學者評議訂定工未半而易簀易簀之前託之黃勉齋勉齋踵而成之其所成之中固有曾經稟訂者亦有未及稟訂者此正朱子所謂遂成千古之恨者也是以故文元公臣金長生得程

朱之學於文成公李珥旣盡受其說驗之心而體於
身然後慨然於朱子之所恨者晩年專意於禮書盖
以勉齋之書尚猶有可憾而不無更商量者故也其
所纂喪禮備要家禮集覽疑禮問解禮記記疑等書
毫分縷析置水不漏使 國朝典章私家經變皆有
所折衷而一主於程朱之說雖趍向異塗之家無不
遵用其功可謂盛矣夫以鄭衆諸儒只以註釋周禮
之文而尚且與於聖廡之享況文元公是東方禮家
之大成耶頃歲章甫間有謂臣者曰以文元公之有
功斯文而從祀之論尚寂此豈非不可已者耶臣止
之曰此說雖出於公心然必須擧國同辭然後可以

百世不惑兼且兩賢之請尚未了當亦須有次第其
論遂止今者兩臣從祀旣已蒙 允而臣猥承通變
之問若於此際只顧阿好之嫌而終不爲 殿下一
言以俟公議則臣之所以止之於前日者安知不爲
士林無窮之恨乎以故臣敢冒萬死而言之伏乞
聖明並賜財察焉然臣之所請亦非敢欲 聖明獨
斷於上必須博議於搢紳館學又廣詢於方外章甫
俟其無有異說然後又須財度於古義而行之似宜
矣果若論議不咸則雖不得行亦何所恨哉將以俟
百世於將來矣抑臣於重臣之劄深有所感焉粤自
己亥以後朝臣未能以大有爲之說輔成 聖志故

因循荏苒奄過 聖考十五六年則志士之恨於是
爲切矣自是第一義之論不復聞於搢紳章甫之間
如此則幾何其不漸入於夷狄禽獸之域耶今者重
臣之劄乃有諸夏云云八字此正朱子所謂雖瘖聾
跛躄亦且增百倍之氣者也其所望於 殿下也亦
深且大矣伏乞 殿下益懋聖學益明天理使世道
益昇良生益遂以成 聖祖 神考大志大業也如
此則眞可以爲崇儒重道之實效也不然則今玆之
事雖新一代之耳目不過爲一場文具之歸而使道
長無用於天下者不幸而近之豈不可惜也哉臣不
勝區區祈望之至

臣病思衰落失後忘前言語無倫如或擇焉不精
則臣之得罪尤大矣伏乞　深留睿鑑焉兩臣從
祀臣嘗承　聖祖下詢臣對以臣學識顓蒙雖不
敢妄論而惟其誣衊則不可不辨故曾爲金壽恒
等相議草疏而其時　聖明洞察娼嫉者之情狀
故其疏不果上云云蓋其時有嶺南僞批之變又
因毁斥文簡公成渾而并斥朱子說故　聖祖深
懷憤歎矣今者竊聞復有一番疏章眩惑羣聽當
日疏本或　賜宣索一經睿覽則前後曲折想無
遺照矣今日疏本有若干語似煩聽聞者故不敢
因縣道褫呈敢此徑達似違式例不勝惶恐

朱子竹林祠釋奠圖 竹林後改號滄洲

顔氏 曾氏 孔氏 孟氏

紙牌

濂溪 伊川 溫公 延平

紙牌

先聖畫像

紙牌

明道 康節 橫渠

病未赴　召陳情疏壬戌三月

伏以臣每以人臣呈病歷陳症情以煩君聽爲非盖以人君萬幾何暇省察哉以故臣前後疏章未嘗以實狀陳達宜乎未蒙　澄省猶以爲所患不至如此之危而收召不置也臣請冒死仰瀆焉臣衰年喪母幾至滅性猥蒙　聖祖哀矜軫念得延殘喘而阻食之症從此根據投間發作藥不奏效又六七年來痰積胸膈以助其勢至於前冬以後則一倍增劇目今所患只是胃不受食有如硬物自內違拒强以呑下則旋輒致噎故只以藥物酒汁療飢苟度以致精力日耗肌肉日脫雖無指適刺痛之處而呻吟之聲不

覺其自出於口如是則例有浮氣生焉浮氣生而六
脉絶自是次第事也臣於日前猶不無萬一之望矣
今則雖有程高扁鵲日投以神丹妙劑亦無益矣臣
亟就所生墟墓間憑依魂魄以待瞑目人生到此尚
復何言更瞻 天顔永無其期則耿耿於心者只是
聖學日進聖德日就而已今又蒙醫藥 隆恩益不
勝嗚咽涕泗之至臣氣短喘促言不從心倩人持筆
謹昧死以 聞

赴 召在道陳情疏 壬戌九月

伏以臣於七月八月前後十八日內三蒙 召旨近
侍之臣跋來報往奔走道路如此 恩數非所前聞

其在微臣豈敢俟屨而行哉實縁踈疾沉綿未即起
發因循遷就已涉三月逋慢之罪雖死難贖以此私
心憂灼如火煎膏竊以爲與其如此無寧死於道路
遂於本月十七日忍死就道且行且止或舟或騎至
于五日僅到二舍之地而筋力耗竭更無自力之勢
今臣年迫八袠理勢則然也臣於去冬中路疾作
聖妃祥除之日未伸班哭之禮至今茹恨如食在喉
而今復如此是雖衰老之致而畏罪跼蹐之心曷有
其極然臣今日之行實非有他只欲一登文石獲蒙
聖明哀臣垂死之狀而許其退歸則卽塡溝壑心安
理得故不計其後捨命匍匐致此狼狽竊悲于心爲

笑於人始計不審雖悔曷追然臣之始願如水必東不敢爲從此退歸之計見討路傍密室塞竇調養如或僥倖氣血稍蘇則謹當分寸扶曳以死爲限而第恐以無日之期復速慢 命之誅也如蒙 聖明俯察微誠雖有留時引日之罪 曲垂究情赦眚之恩則誠所謂死日生年之感也臣不勝兢皇哀隕激切屏營之至

因李玄錫疏退出時留劄十六日 壬戌十月○時玄錫爲承旨上疏以爲曾參絶島移配之啓當此召其之日奉行禮待諸事有內不得自由者云云

伏以臣於昨日猥蒙 賜對獲瞻 天顔分義粗伸矣情悃已露矣惟是歸死溝壑自是初心本不敢爲

久留計矣忽聞搢紳間所傳則尤有所驚悚悔來者矣蓋臣不肖無狀觸處生疣才入近畿而鬧端已萌膝未着席而廷衅漸啓轉安靜和平之朝作乖爭紛拏之場臣之冒入之罪至此而尤大矣玆不敢少淹蒼黃顚倒還出國門 天陛永隔蟻忱如結謹留短劄仰溷 天聽

乞致仕疏 壬戌十月

伏以七十致仕禮經之明訓人臣之大防也古昔聖王制爲此禮蓋以人生五十始衰又過二十而至於七十則筋骸耳目皆已凋耗而死期已迫矣夫如是故古之聖王許致其事使之保養休息以終餘生豈

不惟老者安之之道然也亦所以養其廉耻不使其頹顏癃背顛頓傴側於祿利之間以取笑侮也其委曲惻怛愍勞慈愛之意可謂至矣三代以後此義鹵莽至於宋朝則忠厚立國使臣以禮故名臣巨卿例多告老至於朱子則年及六十九歲悉具文字及恒用式例預送京師至明年正月之初而卽令呈進盖其年既至則一日不可緩也如此盖一日因循則一日得罪於禮經一月遷就則一月有乖於大防非小事也臣之降生在於 萬曆丁未則我 聖上二年之丙辰實臣之年限而當時身在謫籍以致蹉過前歲蒙 恩冒進始露引年之請而未蒙 允許當時

后哀方殷未敢固請而歸矣今日之來盖欲面陳衷
曲冀蒙 聖明察其羸㾓而哀矜俯聽也不料開端
忽起蒼黄出來又未及了當臣竊慨然也然臣於
榻前固以退罄情勢仰達故今敢冒進文字以申前
懇伏乞 聖慈垂察而亟許焉目今時勢十分艱危
小大凜凜若將朝不及夕者然而 聖意勤懇又至
此極中夜以思不覺涕零臣雖落籍投閑顧何忍遠
去京邑自安田野哉謹當祗伏畿甸竊聽 聖候於
道路之談而少紓犬馬之衷時節慶賀雖入叅臚列
亦無所嫌也如其不然而終 靳準請則徘徊近畿
以圖進用者固疇曩之論臣好題目也安知今日之

人不如昔年之人也臣勢當遂歸深山以遠嫌疑而祗俟違 命之誅矣更乞 聖明哀愍而垂察焉至於喉司之臣提起已事則雖曰得已而不已然未必有深意而論罪過重使朝著夙夜之臣從退斥黜罰之科此亦臣一番冒進之所致臣實措躬無地並乞
聖慈留意澄督焉臣不勝兢惶戰灼之至

二疏 壬戌十月

伏以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魯論之大訓也夫君之於臣自小學養之於三十年之久其間所以教之者無非禮也及自四十而任之以事以至三十年之久則其間所以待之者亦無非禮也至於七十而許

令休致則此又禮經之大防非惟臣不可違此而苟冒君亦不可違此而强留也上世禮經之未出也伊尹已有告老之請周公復有明農之語夫二公之於殷周所關爲如何而猶不敢不然者誠以禮者天理也理無古今之殊人而不循乎禮則不可以爲人尚可以事君乎况臣草莽賤臣長在田野又嘗猥從大夫之後才識鹵莽無毫髮仰裨朝政眞所謂區區鳧鴈本不足爲江湖之有無者也今徒嬰職名於衣草友鹿之身其辱 國家之名器甚矣且此樞府之官雖云閑局實爲大臣去位者之禀坐而時時與聞國政則其不輕而重也審矣豈可使如臣賤蹤猥領

其事哉昔時叨冒猶且不可況今年紀衰耗禮合休致久矣豈可復爲因循以招老鳳飢烏之譏哉臣於前疏罄竭腎腸而未蒙　察納反荷　慰諭之批故今敢冒死更申伏乞　聖慈察此事理亟許納誥以安賤分使得優游自在以畢其生千萬幸甚臣無任瞻望祈懇之至

疏成後竊伏聞國有變告　聖心驚疑至令將臣戒嚴宮城臣義當蒼黃奔　慰而疾病危苦無計登途臣子職分掃地盡矣不勝惶隕俟罪之至

三疏 壬戌十月

伏以自古人臣據經引年必得乃已者誠以有截之

禮防不可以不謹既衰之精力不可以復强其中或有係國家存亡而其精神筋力猶可扶策者則間或黽勉就列而人亦不甚非也今臣則元無寸長亦坐多釁纔動一脚例致不靖之端無益於世而有害於事雖在强仕之年亦合斂蹤而退况今神精衰落筋骸凋殘子孫僮僕或失其名庭除行步七顚八倒所謂老牛之鞭不起猶爲歇後語也夫無可用如此多舛咎如此而衰且耗又如此如此而又且犯禮則擧一生而盡棄之矣以故微臣之心竊欲守此區區而已以 聖明天地之高厚顧何忍靳此一俞終使臣得罪於聖訓而見鄙於衆口也臣固知屢瀆 天聽

之爲大罪而猶不能自已者必非可已而不已者也伏乞 殿下體覆載之心垂日月之明亟許休致俾得安意以終餘日不勝幸甚臣無任兢皇隕越激切哀懇之至

到江上告歸疏 壬戌十一月

伏以臣冒乞休致未蒙 財允叨竊 恩數愈往愈隆日夕危悸不敢更留矣昧然退歸亦非臣心之所敢安故忍死匍匐冒抵江上謹百拜稽首祗獻華封之祝而行矣臣不勝瞻天望 聖激切惶隕之至

又乞致仕疏 壬戌十一月

伏以臣伏承 承旨臣趙持謙所宣諭疏 批又伏覩

承旨所被 聖教臣於此更不敢復有云云而伏竊
惟念上穹尊嚴凡有血氣之類無有不知畏敬者矣
君父亦一上穹也其或獲罪則致罰於身曾不旋踵
又非若上穹之高遠而茫昧也今臣以一介之賤微
敢以私事屢瀆 威尊其罪極矣臣固知萬死難贖
而猶且冒昧煩聒 俞音愈邈而哀籲愈苦者誠以
禮經之訓不可違越夫得罪於君父則猶有哀矜而
恕究之道矣得罪於禮經則將無以自解於天下後
世矣然則君父之可畏逾於上穹而至於禮經之難
犯則雖有君父之命有不敢奉承也蓋禮經天理也
以不足有無之臣而有違於是則便是理外之人也

以故三代之隆君臣上下皆謹於此其所以名正義
明體信達順皆是物也夫年至致仕其在禮經實是
大節而非小節也叔季以來榮利溺人遲回不去側
目於强仕之人被唾於高蹈之士此非但辱止其身
乃所以卑朝廷而羞當世也是故年齡既至則下不
得不退上不得不許者其所關係如上所陳故也且
有一說昔文成公臣李珥之去朝也人有問以時務
者則答以上自三公下至叅奉皆有欲去之心則國
事可爲也夫以常情言之則大僚小官皆思謝去則
君上誰與爲治而珥之言如此者蓋以大小之臣皆
有欲去之心則必不至貪利冒祿上以欺君上下以

私吏胥而惟盡心職事是思故也泛然論之猶且如
此況在衰老之臣事理尤別孔子曰及其老也血氣
旣衰戒之在得夫人之少也惟所謂血氣者惟厚故
猶能見義而爲之及其消耗歛縮則無他所好惟口
腹之計切妻子之念深惟得是務死而後已故世道
日下國事日非豈非可謂寒心者耶是故雖以宋朝
之仁厚猶有排遣不去之歎良有以也今臣鑑古懲
今期於必退雖知冒犯　天威罪當萬死而猶不能
已伏乞　聖明遠覽古昔　俯察情悃終　許休致
俾從墜履之後毋使古聖垂訓徒歸無用之空言不
勝幸甚目今　宗社之艱危臣雖愚昧亦不待　聖

教而知之是故徘徊圻甸不忍遠去祇伏上游依蔭
陵栢朝夕瞻望以寓泣弓之痛旣則不敢以旣　許
休致而有異於今日也並乞　聖明澄察焉臣無任
惶恐俟罪之至

龙菴先生文集卷十六

原善
下

四書七廿